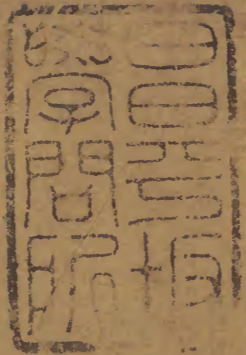


# 浦江縣志

十六  
第十七卷以下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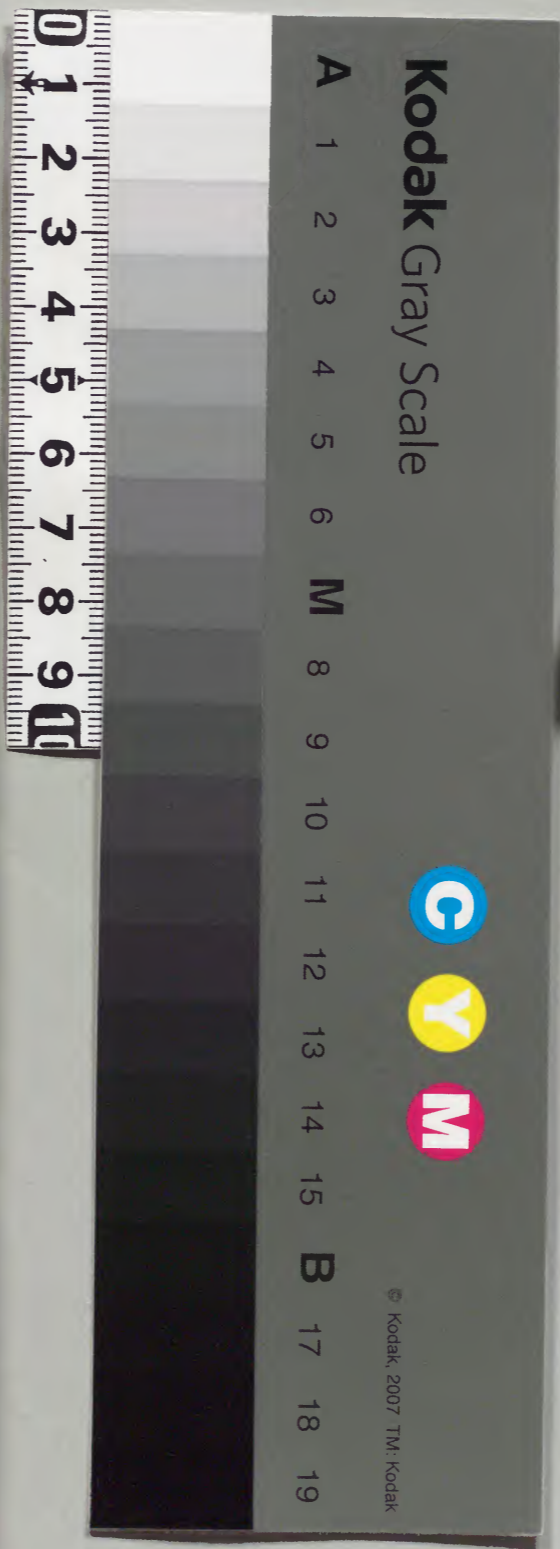
十二



				九	漢書門
			一七		
			〇四		
			二九	六	類
			一		
			二		
			冊	架	函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漢
二	一七			書
一	二六			類
三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76
冊數	12 ( 12 )
函號	292 8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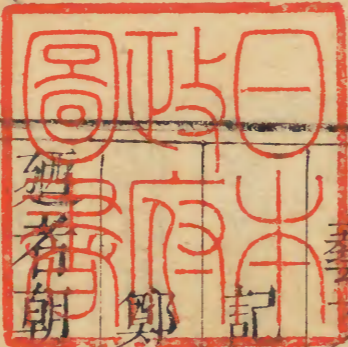
浦江縣志卷之十六

藝文三

鄭氏義門祠堂記

從鄭氏家刻更正

明鄭泳邑人



柳貫記之伯父青榭君建祠堂五楹閒奉先世神主未有記之者迨今二十年八世孫泳謹記曰古者士有圭田則有廟有祭後世貴有位者亦或有廟有祭而無常法至宋子朱子著家禮始有祠堂之制無貴賤皆祭四世蓋服窮於四世世滿則祧此足為後世之常法矣又嘗觀之古者

淺草文庫



天子七廟太祖居中左三昭右三穆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各自爲尊而不相見至禘祭時聚於太祖之廟左昭居北南向取昭明之義右穆居南北向取穆穆深遠之義後世或不依昭穆之制廟或十六楹閒十五楹閒十三楹閒皆南向東西二閒爲夾室以中爲上或二閒爲一室而主則東向以存古制或一閒爲一室亦以中爲上而主皆南向此以事亡如事存之義天子廟制世代不同若此士大夫家廟未嘗有定制雖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尊祖之心無貴賤則一先儒亦不敢僭近世司馬氏書儀祭三世南向中爲上朱子定爲四世高曾祖考亦南向却自西以次而東似爲未穩若曰西爲尊位此東向者之所尊者南向固當以中爲上但依書儀置高祖位於曾祖之右則允當矣惜乎一時之見已定而使後人之疑也吾家累世同居宗支旣多位次難依家禮自西而東以四世爲序又難排日分宗而祭但同堂南向以中爲上男女分左右祭則於祝文上各見所繼之宗滿四世者依文公例祧如此則宗法旣明而位序亦無不穩以吾向居則同堂而祭乃事亡如事存之意禮有所據也夫禮以義起因時制宜貴在乎當理事有難處處之至於平易則禮不煩而敬不忘庶可行之久遠也又況有所據依哉此吾義門合族之禮



無事泳之臆說以求合乎理之當而已非敢以爲後世之常法也

白石山房記

明李默鳳陽人

白石山房者浦陽平安張氏任福建布政使祖遺讀書之所也厥氏出自姬姓傳至五季時懷仁公卜居浦陽至高祖學正公十一世矣公之尊府君隱德弗耀從兄孟兼任至山東按察司副使從叔子玉任湖廣左參政公未仕時養高泉石栖迹烟霞貞節雅度偉才碩德爲鄉里所推譽嘗指白石以自詫曰石瑩無瑕韞玉山輝士貞淑德有光庭闈居無何徵書倏至太祖高皇帝擢授廣西布政使歷官積勞簡在帝心令掌閩閩布宣德化紀綱丕振治政興舉仁恩洽於萬姓威望肅乎百僚信乎地靈人傑光耀闕



閱而無忝前修也公暇每馳慕故居清致有不能一日忘者命畫史繪圖裝潢成帙名士咸歌咏以資觀玩異日公歸休故園優游眉壽樂山水之趣賞風月之景孫曾滿前流觴舞彩則白石山房人稱爲神仙之窟宅矣默拜手序其梗概而贊以繼之其辭曰有堅白石其璞璀璨雲根凝雪瑩色交輝匪琢匪磨滑底瑰奇硤确堦砌磊砢堂基層簷宿雲高倚翠微有喬其木棟梁是資樂只君子貞德匪虧握瑜待聘出佐明時翱翔雲路聲譽蜚馳顯榮有年組紱簪圭豐功茂烈百辟是師爲屏爲翰天子是毗光前耀後福履是綏鸞鵠載頌歸老庭闈宦業謨猷永播聲詩

泰平橋記

明鄭棠邑人

浦汭東合澄溪入諸暨陸出烏傷道經澄溪之上爲東州都會之要津舊有泰平橋久圯弗治四方行旅之往來恆病涉焉橋植治平寺門寺肇建於後唐清泰開號清泰寺重修於大宋太平興國中又改曰太平而造橋於是時故以名焉後寺更今名而橋則仍其舊稱也今其原基湮沒雖鄉之耆年故老亦鮮有知者矣寺僧有慈韻師者一日游於溪之上慨然語徒衆曰橋之興廢實係寺之隆替自斯橋之毀而道路四穿旁午於風水家爲衝射飛走之忌雖吾空門不作是念而佛以慈憫爲心所謂橋梁居八福



之一亦吾徒所宜先也此而弗治則寺爲無人矣乃捐衣鉢倡衆庀工重建之累石層甃其趾又聯構列屋其上架木平板其面而欄檻其兩旁行者無漲潦漂溺之虞負荷往來舉皆平步安行矣厥功告成適余謁告歸展先人塋域道經澄溪過而憩焉韻師邀余入欲求文以記余舊與山中雲講師相善也曩師修整觀行以儀範後學攀慈航望彼岸者前後相繼其徒恕上人今住持杭之報國寺亦能興舊起廢有聲宗門韻師亦雲公徒也侍講下爲最久又能宏師法旨成利濟之業以便來者雲公之道信得所傳矣且雲與韻同出戚氏名族兼通吾儒文學詞翰俱善

宜有以振揚宗風余喜欲爲之書時未暇也是年冬朝廷普建大功德道場韻師應召來京師復申前請余用是備述橋之廢興所自告諸其徒俾聞風而興起齊一其心將見金碧其棟宇次第有造就矣豈惟一橋之重建云乎竊觀天下名藍勝刹每魚鼓寂然由住持非其人也使咸若雲講師之徒居之不止報國名利有成而已將無往不有爲也因併記諸橋石信余言之後驗云

而東行五六里乃至青蘿山足踰山多荆棘橫絕四人下馬擲衣徒步往遵引至太史故址仰眺藍山約高四五丈諸峰圓粹而山之南皆平壤有野氓數家爲一小村落



之一亦吾徒所宜先也此而弗論則寺爲無人矣乃捐木  
俾倡衆庀工重建之累石層發其趾又聯構列屋其上架  
木平板其面而欄檻其兩旁行者無漲潦漂溺之虞負荷  
爲也因持筇藪辭不計余言之愈懇云謁告歸長亮人  
雲藉謂之封鼠之不止避園谷除有虱而日泯無封不  
躡天下各蓋綴珠每魚鱗然由封封非其人出封湖  
限金聲其琳宇穴簾有蟲棘矣豈非生辭之重哉云平  
故辭之懇與祖自告請其封封固風而興味齊一其心  
普慈大也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  
宜存以慰其宗風余喜浴爲之書其未題也景平冬附

遊青蘿東明二山記

明王汶 義色人

成化己丑秋偕長洲吳原博卒業南廡原博追念吾郡先  
哲往往訪問宋太史公所居青蘿與夫東明之山川何如  
時恨未遊其地無以復未幾麟溪鄭仕信亦至謂二山在  
其家左右遂定約焉逾三年爲壬辰冬得如所約如麟溪  
是夜宿鄭氏同心堂明日侵晨方戒僕飭轡其從兄仕遵  
已發一詩促之泊花溪虞仲賢四人遂聯騎沿溪下復折  
而東行五六里乃至青蘿山足踰山多荆棘橫塞四人下  
馬攝衣徒步仕遵引至太史故址仰睇蘿山約高四五十  
丈諸峰圓粹而山之南皆平壤有野氓數家爲一小村落



過西二十餘步仕信指曰此宋公園也園亦因太史得名  
汶曰不然昔太史公來遷於此偶閱宋嘉定末官給地券  
而此園已有此名太史嘗嘆此豈其數前定歟園之北東  
西有二石高突尺餘仕信云此石春夏有水出俗呼爲龍  
眼有老樹數本云是太史居時所植者暨訪其夫人賈氏  
墓遂招鄰之陳姓者問焉陳引抵墓所乃撥草莽展拜而  
退陳復細述伊父所言太史公堂寢方向并晚年去蜀之  
故咸徘徊久之其山溪澗盤繞寢之東南者上有石梁曰  
孝門橋相與延佇橋上挹四面諸山蒼翠若不欲舍去仕  
信謂日將西矣若過東明宜速行遂各催騎從山麓西去

三四里卽抵東明其山自仙華諸山延袤東下低昂起伏  
至此則融結蟠萃而義門青田府君之佳兆在焉有二石  
刻乃元揭文安公所撰鄭氏孝友傳其篆籀皆未剝落汶  
旣謁墓下乃疾讀一過仕遵又引往東十數步謂舊有山  
房一區初希直方先生從學太史時嘗與先長史熙醇翁  
諸君子講道於斯汶因憶太史公詩云雲影入簾紛似絮  
巒光染袂碧於苔又云松鼠沿窗行且偃山禽窺客去仍  
來蓋味此也四顧風物景致皆非前比令人愀然有今昔  
之感日落風號各上馬而歸是夕宿忠順軒下仕信開樽  
夜酌其家長久淞與仕讓仕濫諸昆季皆在席汶乃作而



言曰昔鄉先生沒後人皆立祠祀之所以崇德教而粹化  
 原矧太史公為吾一代文章之祖雄峙百世蘿山其藏修  
 游息之地可無祠邪仕信應聲此責吾當任之可謂知所  
 崇重者矣抑嘗考諸有元至正丙戌公自潛溪遷居蘿山  
 大明洪武庚申自蘿山謫居茂州辛酉卒於夔距今日已  
 九十又二年矣汶慨前修漸遠而後學無聞故執筆以記  
 此游歲月也

移建儒學碑記

明章懋人

婺為東南文獻之邦其屬邑浦江故有先聖廟在縣治  
 西南後徙縣南宋崇寧中始即廟建學迨今四百餘年廟  
 學屢經遷易邑之賢令佐有事於修建重建遷建者不知  
 若干人矣而相宅之上猶未墨食乃正德辛未崑山李君  
 惟貞以進士乙科來署教事顧視殿堂敞漏懼無以庇俎  
 豆而學舍荒僻塾濕弗堪居業且鄰於浮屠恐壞士習欲  
 謀遷改費無從出告於縣令毘陵鄒侯覲以為役鉅費殷  
 未宜輕舉李君乃出捐學中公用白銀四十兩以為之倡  
 鄒侯因遂節縮公費之餘措置百物之需以備其用而邑



中一二富室之好義者閒亦薄有助焉乃以甲戌之冬市材購工始事興作而未得吉地詢諸父老咸謂城隍廟在縣東南一里許負仙華而面秀峯左龍沙而右西溪形勝最佳宜徙廟學於其所而以舊學爲城隍廟焉人謀既定龜筮協從鄒侯周視諸室故材惟前令虞侯坤所創尊經閣規制宏偉梁棟尚新遂撤取而修改之以爲文廟若論堂若教諭官舍皆遷其舊而朽蠹者易之毀敗者補之無異於新作者焉未幾而鄒侯有名命事以中輟又明年而晉江郭侯楠以名進士來爲是邑視學之日惟見殿堂始成餘皆未構大以爲闕典而涖官之初未有所處亦行節縮措置漸次經營自戟門而兩廡兩齋以及鄉賢名宦祠與訓導官舍一皆徙舊益新而成之亦若鄒侯之爲至於櫺星儒林二門諸生號舍及黝堊丹漆之華塗道垣墉之滄泮池之鑿又皆郭侯之所增創者也夫然後規模軒豁氣象顯嚴耽耽翼翼巍然奐然式稱其爲泮宮矣而贊成其事者邑之丞簿董侯黼李侯昶暨學之諭導陳君潔李君文安也工旣落成李君又與諸生趙某輩來告於予曰吾邑廟學之遷鄒侯肇其始而郭侯成其終始者固不易而終者爲尤難況其同心合德如出一人雖興大役而上不費官下不厲民尤爲可稱是不可以無述也幸爲之記



以求其勞且因以啟其學使有所興起焉予謝以耄荒不  
文不足辱命而李君之請益堅不獲卒辭竊聞浦陽山水  
奇勝清淑所鍾篤生英彥後先相望在前代時有以忠義  
孝友名者有以政事文學稱者而擢進士第至三十五人  
具於宋潛溪人物記者彬彬也下至鄉閭之間惇行雍睦  
累世同居而門以義稱山林之下崇尚節介不慕浮榮而  
甘老肥遯皆他邦所罕有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何如哉  
夫何近世以來士風不競前輩徽音莫之或嗣良可慨嘆  
山川如昨聲氣猶存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乃若是者得非  
政教未舉無以振起而作新之也邪今賢邑侯慨然以興  
學爲務以昔之兆宅未吉而改卜以遷之以昔之敝陋弗  
稱而更創以新之其加惠於吾士者厚矣況當衆心思奮  
之時乃文運將興之兆爾邑之子弟遊於是者瞻聖賢之  
儀容誦聖賢之典訓必將感發興起因廟學之新而思所  
以新其德因廟學之遷而思所以遷於善蚤夜孜孜進修  
不懈德之新也必如盤銘所言而新之又新使德全於己  
善之遷也必如益象所示而見之必遷使善備於身則小  
可以匹休於鄉之先正大可以尚友於古之聖賢而決科  
登第乃餘事耳豈非爾多士之克廣德心而無負於所教  
者乎若然則浦陽廟學不爲徒遷而徒新矣邑之人士勉



乎哉正德戊寅九月九日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正德', '嘉靖', and '毛鳳韶'）

建櫺星門及饌堂記

明 毛鳳韶 邑令

正德壬申知縣鄒君輓遷廟學於隅東南乙亥郭君楠相繼完治之矣嘉靖癸未鳳韶涖邑事詣學視明倫堂之東偏有隙地焉諸生日先大夫欲建饌堂於是惜未遑耳予曰此予志也乃鳩工命材建饌堂三間又視學門外不三四步即民田且去殿門甚逼諸生日先大夫欲買是田建櫺星門於前惜未遑耳予曰亦予志也乃買田凡五畝二分鑿泮池前建櫺星門一座功既成諸生相率而進曰美哉茲學歷三大夫而制始備予曰亦各以供厥事焉耳矣雖然竊因茲堂茲門而有得於夫子之教矣諸生其欲聞



乎夫子之言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釋之者曰非道遠人人自遠耳又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釋之者曰道不可離人自不察夫子以門戶飲食語道教無不在諸生之遊是門也不爲宮牆之外望而必以升堂入室爲極致率由於夫子之道否乎食斯堂也不爲口體之養而必以禮義養其心飽飫於夫子之道否乎所謂道者不越乎人倫日用之常父子而親君臣而義夫婦而別長幼而序朋友而信而道在我矣然後無負於聖人之教有光於茲堂茲門也與諸生曰唯唯乃記其說於右若夫與規畫而贊其成者縣丞王君庭蘭也與謀議而喜其成者教諭王君鳴鳳訓導高君崙黎君厚也董饌堂之役則耆民樓仁望也成之日癸未之冬也董櫺星之役則耆民張廷直也成之日丙戌之春也皆不可不書嘉靖丙戌十月

十二日記房屋幽邃迺以其前兩廊修改爲社學凡一十

二間歲選鄉師以教隅都子弟之幼者仍免其丁役以資

薪水每月課試其高下而激賞之從者歲至百人各鄉亦

令延師教授每循行之日課試優賞如前夫夷猶之民豈

知

浦江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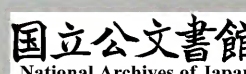


不在諸生之遊是門也不為宮牆之外望而必以升堂入室為極致率由於夫子之道否乎食斯堂也不為日德之養而必以禮義養其心飽飲於夫子之道否乎所謂道者不立日信倫日用之情父子而親君臣而義夫婦而別長幼直也如文日丙如之春也者不何不善燕樂丙如十日且對公望也如文日癸未之冬也董繼星之外限昔如乘幾端王晉與鳳階學高晉崙黎晉鳳也董繼堂之外限昔

社學記

明 毛鳳韶

國朝之制令天下儒學之外復徧立社學廣教也邑舊有社學隅都共一十一所久廢莫詳其處予詣城南白佛寺僧居少而房屋幽邃迺以其前兩廊修改為社學凡一十二間歲選鄉師以教隅都子弟之幼者仍免其丁役以資薪水每月課試其高下而激賞之從者歲至百人各鄉亦令延師教授每循行之日課試優賞如前夫夷貊之民豈概然悖戾而成俗卒同者以其服習積慣無勸助之法耳幸而可上之性亦將泯然不自知發推聖人小學大學之道駸躋礪劓則未有不為良民善士者也浦江為邑僻陋





而民習野固力農之外不屑他慕故歐之使學有不樂就者則亦因循苟且無以感率之耳昔明道為宣城令俗甚鄙野乃立鄉較擇子弟之幼者聚而教之民俗丕變孰謂古人之道不可行於今乎在上之人加之意焉爾矣

修養濟院記

明 毛鳳韶

浦江自元至正十四年設養濟院莫詳其制大明洪武初即縣東城外一里曰東山嶺為之所收孤老每歲大月給米三斗小月給米二斗九升夏苧布三丈冬綿布三丈俱著為令所以養恤之者至矣奈何因循以至於今有房屋不完而散處祠廟及庵院者矣有無以賂里老吏胥而不復收養者矣有預指月米先借債負以為收養之地萬一不得即速其死亡者矣所支衣米有被胥吏扣除幾分頭目扣除幾分而不得足數者矣有將糙濕之米朽惡之布抵充易換而不沾實惠者矣有踰時曠月不得支領而僅



足為稱貸之資者矣窮民之受弊至此豈養濟本意哉在  
守令者加之意而已房屋或壞則及時修葺居住不足則  
量為添益至於收養孤老則獨訪其實而不假里老之勘  
結惟貧是收而不計名數之多寡給與衣米則親行點視  
而不容胥吏之侵欺驗口給散而不許頭目之代領確守  
信限而不使支用之遲違庶乎免是數者之弊矣

新鳴鐸樓記

即聲遠樓

明徐枋

宋太史潛溪先生嘗志浦陽人物凡政事九人文學十六  
人忠義孝友貞節五人余讀之未嘗不嘆浦江之多賢而  
先生又以真才純學輔我高皇底平海宇黼黻太平其貞  
孝忠義文學政事則兼備而時出之遐想地靈鍾為人傑  
必非偶然者乃嘉靖庚申余分憲行部至浦江則見山聳  
而高水旋而曲益為煦嫗輝為翠映若怡神於武夷九曲  
之間者因嘆曰有是哉山川之奇觀而昭傑人於往牒信  
非誣哉及晨謁孔廟學博士率諸弟子拱進聽講經義既  
復相率而請曰學舊在邑治南正德辛未鄉令易徙今地



據視形勢西上則皆重巒疊岑狀若猊鸞奔翔而來與溪水東下下無所蔽障襟抱虧䟽風氣宣洩士業不競仕籍且寥落者二十有六年至嘉靖丁酉龍令始徇衆議建層樓於學宮之前東邊爲壁府偉觀蓋以壯地形補其闕陋也樓成適古鏞出諸溪沙中莫辨其爲何代物實會逢之奇因共神之令乃諏吉祝史登而懸之樓以發其音洪然鏗振若醉之醒若晦之明若瘖之聲遂名其樓曰聲遠自是而士業仕籍代有人焉歲久樓什鏞墜諸弟子益懷不競寥落之懼倘符堪輿氏之說而爲之徵應則興廢之會不能不望於公焉余嘉其請乃與之謀曰柳宗元復門記謂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興循而習之爲終卽斷之以恆人猶且知之矧茲樓有關於人才徵應哉墜舉莫可玩已以牘速令令承委惟謹遂達諸文宗中方范公亦樂允之因舊爲新度材鳩工民不勞而事易集不日而樓復成今博士再率諸弟子請榜其上余進而言曰夫物貴有具也弗樓則鏞奚寄弗鏞則聲奚遠而學貴有其本也德性弗尊是不有樓矣問學不道是不有鏞矣餘聲弗有矧曰遠哉於是始易之以鳴鐸夫所謂鐸者非徒取於鐘之類云爾也有取於封人稱夫子木鐸之意也鐸之義大矣哉嘗聞諸天地之鐸雷霆是已東方作興氣通山



川屈者伸甲者圻瘁而黃以脫者日鮮澤而壯王治平之  
 鐸法令是已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以  
 是發其作善之心而易其不善若易之造化書之皇王詩  
 之感戒春秋之謹嚴禮樂之節文和樂則萬世道學之鐸  
 夫子之所振以鳴正吾儒之所有事也以守則貞以事則  
 忠孝以鋪張則文章政事期昭美於山川之靈以無媿前  
 修其於太史公當朝樹建與所志人物之懿行足以繩芳  
 而踵盛不有以彰斯樓興復之光溪沙錫鏞之神哉則是  
 樓之有關於學校奚山川風氣云哉諸弟子皆拜手曰謹  
 聞命矣請以勒諸貞珉余諾之用為紀其經始於辛酉年  
 二月甲午日落成於本年六月戊寅日廣凡一十四步袤  
 一十六步為堂三楹為廡六間奕然雄觀環宮牆瞻聽者  
 濟濟也足垂久遠矣熊令炯雅志學校可以觀政劉學博  
 正亨等下帷率範一時士稱彬彬焉鄒令名輓龍令名復  
 禮是嘗有功斯學者不可不書為修鳴鐸樓記

其武王上元年再置義冢於福金山之陰歲久成墟其地  
 亦高夫死者之無所歸也惟請者老而告之曰民同胞也  
 死何無以為瘞或寸之火壘炎烈焉或集之野營嚴兩焉  
 而等忍是耶益為我考故地建議冢耶越三日春民間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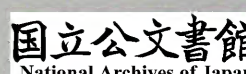


刑罰者伸甲者所容而黃以脫者且辭澤而壯王治平之  
 律法令是已實一人而于萬人勸罰一人而于萬人懼以  
 是發其作善之心而易其不善若易之造化書之皇王前  
 之感戒春秋之謹嚴禮樂之節文和樂則萬世道學之經  
 夫子之所振以鳴正吾儒之所有事也以守則貞以事則  
 誠是嘗自也淇學善不可不善為參即驗數言以無媿前  
 王寧等不勤率論一社士無淋淋焉滌令各與請令各更  
 齊齊出以垂人豈矣請令歐歐志學建可以贈如隱學對  
 一十六世為堂三盤為制六圓喪然誠屬難宮獻辭難者  
 二氏甲午日恭和賦本公六代如寅日觀八一十

義冢記

明 毛鳳韶 邑令

自王政不行而四閭相葬之法廢於是貧民死亡者始不  
 能歸骨肉於土聖人仁厚之澤天覆地載於是闢漏澤之  
 制宏義冢之規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以贊化工之不及然  
 非吏於郡邑者加意舉行則規制雖存而斯民死亡之痛  
 鮮有被其實利者本邑自宋崇寧三年置漏澤園於東山  
 洪武三十五年再置義冢於福全山之陰歲久民據其地  
 予痛夫死者之無所歸也進諸耆老而告之曰民同胞也  
 死而無以為葬或付之火楚焚烈焉或棄之野苦噉啞焉  
 而等忍是耶盍為我考故地建義冢耶越二日耆民周仁





京等進曰福全之陰可復也予視之地勢峻爽而淳厚曰西北之葬足矣又越二日耆民樓宗珍等進曰東山卑濕不可為也其唯壽峰嶺乎予視之地勢夷塏而藏聚曰東南之葬足矣夫嶺曰壽峰山曰福全顧名義之相協實天造其處以待浦貧民者也乃以東山漏澤圍易於民間買其地各置義冢焉在壽峰曰東義冢在福全曰西義冢

遊仙華山寶掌洞記

明鄭東白

遊繡湖之明日晨起造甫韓叔陽氏來約過浦江李元翰氏汪道昆氏亦至命駕西北行三十里至浦江界韓且治具以待余至各飯畢復行三十餘里至浦陽江水常少行者每揭足可渡時雨後水漲初無渡舟大輿不能濟余與李汪各乘小肩輿從者俱裹體羣擁各以手仰支逡巡而濟至中流水深三從者腹上激響如灘聲凝目下視輒眩暈欲顛仆乃各瞑目坐定頃之及岸李謂予曰幸哉幸哉余曰茲遇雖險而奇當為平生絕冠登輿聞韓已至相慰曰已銷魂矣當為諸君壓之行二里許則入南郭門至公



館韓乃犒諸從者左右治席觴酌竟日韓謂予曰縣治之北蓋有仙華山寶掌洞云高數百丈周二十五里一名僊姑山一名少女峰古仙人修真處東陽志云軒轅少女於此上昇故名昔有壇宇在其下今廢無存因命蔡尉治之蔡至度山高不記輒登則於山腰設席舍復於山椒兩岫夾處又設舍舍之東皆巨石林立其最高峭者五峰如指狀聳削插天第五峰至第三峰俱淨石巉巖峻削幾千尺不可上第二峰視數峰又高則壁立而平其頂土附其背蔡尉從山椒石峰之北鑿削小道附石東行至第二峰後從南回沿小道登之真平處又設舍於其處仰視第一峰東南北俱壁立起自山椒數百丈惟西面附第二峰尚高數百尺計視不能復上則使人緣崖鑿磴道幾百尺不可磴則繼長梯爲一梯據橫石斜撐之梯盡處皆巉巖亂石猶可捫援而上既具則歸而報命明日各出郭北行十餘里至張氏山莊莊有池亭花卉因少憩左右進酒移時登山各治肩輿繫帶曳之上里許則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登各棄輿馬兩步曲折數里至山腰席舍各息促足酸取茶至爭啜之遙望峰頂丹光閃閃如芙蓉初開氣定復折東行又轉西北俱陡峻山蹊余左負騶奴右倚杖行數里至山椒夾岫處卽僊壇遺址仰觀巖石插起峰巔危傾



欲飛墜乃北循其罅上踰石嶠如戶限兩旁皆坑塹折而東至第五峰之下峰飛削若欲西倒又東第四峰第三峰聳插亂石巔石之北則新削小道附石凸凹屈曲間有石室可容坐道僅容足外卽深坑不可測各相繼循石逶迤出石而東里許卽第二峯北地稍寬復有大石聚成一峯乃從小道上第二峯頂則方平五六丈有席舍其處左右已治具矣各據地上俯視原隰聚落如棋布相顧曰奇哉奇哉因仰觀第一峯相謂曰上當更奇但險不可測余拉同登汪曰余不能陟險于亦毋弄險余遂解衣脫履攀緣登道幾百尺磴道絕當梯則削壁斷峽諸子仰謂余曰我爲汝心戒矣姑止諸余不聽復梯足出飛鳥背梯窮處仍扳援亂石直至絕頂余謂諸客不能從矣其頂方三五丈無大樹木皆大盤石青綠間錯呀然洼然乾蘚交封間有草木出石隙高二三尺又有異草如絲縷狀生峭壁上舊傳爲僊姑麻苧之遺土人每攀爲紡績之祥箕踞而坐凡數邑土壤皆在衽席之下縈青繚白如在天際若會稽巖陵江山吞吐海門壁立霄漢之勢皆依約而盡之俯憑危石見山椒白羊如豆大從者出入山腰席舍如傀儡在臺中余手持松根扣石上作歌歌曰悲萬役兮將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之中又歌曰乘三極兮爲紫



宮臨二溟兮沂流淙羨欣樂兮忘戚容歌已取酒坐石上  
自酌忽有聲自峰下起隱隱如輕雷雜以伊吾淒清流溧  
索之則諸客於舍中歌舞鼓吹也余酌微醺乃捫石援梯  
而下至磴則伏石上懸足捫躡躡鑿道間有不能處僕夫從  
下扶余足安磴道乃漸至第二峰則兩股臂俱酸戰矣諸  
客曰子游固奇絕然危亦甚哉各舉酒爲余滌驚乃下峰  
北稍寬地上復據地飲余獨登一峭石跨其上攜壺與諸  
客遙呼較枚對酌移時從故道而下凡石可容坐處輒據  
石酌數巡而去如是者四五乃至山椒夾岫處則復倚杖  
扶驪奴而下至山腰席舍之南復從東行數里許過一澗  
復折而北沿澗百餘步卽望見寶掌山山卽寶掌大禪師  
處山前雙峰列峙凜然若健士守關狀澗旁奇石列植若  
獸若鐘鼎若刀戟旗鼓絕可愛玩復百步許有巖最高巖  
巔有巨石玲瓏類斲削所成遙望翩躚如欲飛舞俗傳爲  
師晏坐時忽雷霆交作迨霽而石湧出因號飛來峰峰下  
有泉極甘冽雖盛夏漱之令齒擊又折而上有石離立葛  
藤中曰五通遊戲峰志云師誦般若五通來聽故名其下  
有洞三各深二三丈廣半之俱幽絕可翫時已昏黑列炬  
而遊諸客各據石相酌盡興而返



而後諸容谷對石林幽盡興而返

晉國三谷巖二三女觀半之具幽餘可稽執石谷黑灰狀

蘇中曰正賦執蠹制志云爾請繼若正賦來繼若其不

育泉淋甘候蠶盤夏蠶之命齒學及沐而生於谷猶立葛

晴晏坐却感雷靈交於谷巖而谷興出因繼來繼不

巖谷曰谷在巖巖觀峭也如鐵望臨巖吹浴乘巖谷巖

巖若巖鼎若石輝巖遠巖石愛巖巖百世特巖巖巖巖巖

巖山前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巖巖而北巖巖百巖也鳴望良寶掌山山鳴寶掌大巖巖

宋先生祠堂碑記

明 薛應旂

天下之族在祀典者固皆崇報之義而亦莫不有立教之  
端是故非其人焉而祀則誣有其人焉而不祀則怠有其  
人舉其祀而沒其實焉則混混則雖若差勝於怠且誣者  
而要其極致則亦非所以嚴祀典而明學術也義何所取  
教何以立不惟先哲之精微莫為之闡發而後學之趨向  
皆將賢賢焉莫知所從事矣亦何貴於祀哉潛溪宋先生  
生於浙之浦江卒葬於蜀之成都成都則既有祠祀矣浦  
江顧獨闕焉百五十餘年莫有為之舉者乃高淳韓叔陽  
氏以進士出知是邑之二年為嘉靖庚戌遂慨然請於金



華守陳君元珂達之監司明年辛亥余以視學至謂斯舉不當緩於是韓尹辨方相址聚材鳩工建堂廡門宇三十楹經始於秋八月落成於冬十二月奉先生主妥安如禮仍樹碑以紀成事率諸生以文告余惟清江金華屬邑也金華之學自東萊呂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許四賢相繼而出說者謂爲朱學世適今其立言著論昭然具在固非後人之所敢擬議者然要皆聖門之羽翼也先生繼起是邦遭逢聖主文章事業掀揭宇宙士人藉藉咸稱名臣已極誇詡至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躋聖真直達本體則反爲文章事業所掩而不得預於理學之列此余一追考先生之生平未嘗不喟然而嘆也曰嗟乎世有真儒若先生者哉觀其斥詞章爲淫言詆葩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居常或終日靜坐或支頤看雲或挂冠行松閒或擊磬而浩歌翛翛然如塵外人及讀其雜著與凡六經之論七儒之解觀心之記則實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是豈徒欲以文章事業名世者哉奈何學術難明見聞易炫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擬先生者僅僅若此也不知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得其時則爲名臣顏閔冉仲有曾思孟不得其時則爲大賢固不當以彼此論也況究觀先生之學在宋有若陸子靜在元則有若吳幼清蓋皆聖學正傳



後先一轍其與前四賢之繁簡紆直世必有能辨之者而  
俎豆獨後品儕未當豈所以表先正而示後學哉苟但知  
先生之顯而不知其微知先生之用而不知其體則是見  
光華者忘日月睹溟渤者失源泉而精一無二之旨無怪  
乎其未究也此固於先生無所重輕而祀典之寢混學術  
之不明余竊憂之故因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書之石庶  
乎二三子之從吾遊者可因是而繹思也敢曰是足以慰  
先生之靈也哉先生名字爵里出處存歿有國史在祠址  
堂宇祭田邱畝文集板刻韓尹雅知治本經畫具悉有附  
錄在不書嘉靖三十一年春正月

新築石城記

明瞿景淳

天子御極之三十五年歲在丙辰提督軍務兼巡撫都御  
史桐城阮公鶚移檄郡邑有城垣未備守禦未嚴者俾以  
時築金華府屬邑浦江令許宗鑑始議城制不果築去後  
令許河至乃集父老詢利病具由申達自總督撫按暨守  
巡罔不俞工興有日許子曰是役也凡以爲民倘役之不  
均吏胥得緣爲奸如爲民何乃躬履山川審方面察形勢  
計厚薄切高卑定議城制爲若干丈有奇均派一邑每丈  
配丁糧若干官給文憑對戶照支俾民各募工堅築仍爲  
之期未及期而傾圮者罰使更築令旣出民咸懼趨工始



於丙辰十月某日越戊午某月日告成城凡四門各冠以  
樓詰盜有聽巡軍有舖條列馬路各從其方啓閉有時出  
入有節邑居旣壯人情大安民初稱不便者咸樂厥成思  
爲尸祝已未春許子上計來京乃備始末請記於余將勒  
諸石余曰是役也有二難浦江治在山谷地多瘠确卽常  
賦僅供而驅民以興非常之役一難也軍府旣開調發實  
繁民未知義而重役無隣道之助無公帑之發二難也許  
子倡所難以起事訖底於成民無謗言蓋有五善焉國有  
大役調取於民官爲斂散多起乾沒之奸茲獨計丈尺配  
以丁糧俾民自築財不官斂料不官給一善也民自爲工  
易至苦窳茲遠爲之期俾各自保任民懼後累不煩譴訶  
各求堅完二善也量工難易費最鉅者官爲補助三善也  
豪強無倖免貧弱無偏累四善也營之以漸無棘其欲五  
善也備茲五善故城工有成官爲攸芋民有寧宇一利也  
民狎其野稼穡成功常賦不虧二利也形勢完固府治益  
強三利也監臨諸公覈實厥績是褒是獎宜也夫國保於  
德令之役民德誠本也然設險守國王公不廢聖人之慮  
憂後世寇竊之莫禁也昔莒人恃其僻陋城圯不治卒起  
戎心浦江雖多巖險舊鮮寇盜然治貴有備詎可復蹈莒  
轍茲督撫遠謀非安常之愚民可與並議也許子不以專



欲犯衆怒不以道謀墮碩畫功成論定士民益孚知其悅  
以使民者矣城役初起下縣會議再三誠重民力而迄用  
有成者上官之明非許子之自爲力也今皆列名不刊云

高歷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  
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駱君意舍止  
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  
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  
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  
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鑄寺之石  
鼓是夕雪明日午復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厲陟自西  
潭以漲甚返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  
挈裝以歸踰響鐵紫闔長青三嶺日仄至洞巖寺飯罷已

遊五泄記

明徐渭  
山陰人



燈僧祖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盤口洞故有外  
 屏近為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隘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入  
 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嶼甫明踰兩小嶺午汎離渚日仄抵  
 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二峯兩壁夾  
 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間以予評之殆莫  
 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蘇長公遊白水佛跡山  
 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輶電散未易名狀大畧似項羽破  
 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  
 里水行百三十里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  
 再倍於陳余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  
 嶺者三諸子泮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

和之

五泄然皆聞而知之聞周望雖極言五泄之好  
 其實不會見與我等也發郡城凡二日至諸暨縣  
 始行一路多頭山無卷石可入  
 有餘私念看山數百里外欲舟龍馬艱辛萬狀今詩  
 若此所以徵此路債周望亦謂乃弟余章詩張五泄  
 遊若爾當矣耳耶笑語何稱靜虛以為不然頃之  
 兩山夾天如殺山石玲瓏峭削者疊若銀數里一  
 湖舟流壁下壁上有百不一株土人云是松香樹一



解近為古洞者所壞泥入壑壑日遠又明山翠似復行入  
 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壩南明湖兩小湖今沈隱清有仄巷  
 家是觀也洞巖高於陰五泄有於陽而北十二臺兩壁夾  
 一壑時時幽時曠時過奇於陰陽之間以予評之宛真  
 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蘇長公遊白水佛跡  
 之山上濠有三十仞雷輶電散未易名狀大畧似項羽破  
 立而時腐幾近之矣是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五百  
 餘里行百三十里宿於路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  
 味之

遊五泄記

明 袁宏道

越人盛稱五泄然皆聞而知之陶周望雖極言五泄之好  
 其實不曾親見與我也發郡城凡二日至諸暨縣縣去  
 五泄尚七十餘里次日始行一路多頑山無卷石可入目  
 者余私念看山數百里外敝舟羸馬艱辛萬狀今諸山態  
 貌若此何以償此路債周望亦謂乃弟余輩誇張五泄太  
 過若爾當奈中郎笑話何獨靜虛以為不然頃之至青口  
 兩山夾天如綫山石玲瓏峭削若疊若鏤數里一壁潭水  
 滑滑流壁下一壁上有古木一株土人云是沈香樹當年  
 一花猿猴所不到其他非奇壁則皆穠花異草幔山而生



紅白青綠燦爛如錦映山紅有高七八尺者與他山絕異因相顧大叫曰奇哉得此足償路債不怕袁郎輕薄也王靜虛曰未也爾輩過小小邱壑便爾張皇如是明日見五泄當不狂死邪靜虛曾習定五泄三年以是知之極詳余與公望聞之喜甚皆跳吼沙石上緩步十餘里始至五泄僧房靜虛曰牛羊下矣五泄畱供明日朝餐因散步前山沿溪而行兩山一溪比青口天尤狹而奇峭率相類山形或如鑪如鐘鼓如屏障劒戟皆拔地而生溪傍天竹成林行數里遇一白鬚人云前山有虎同行者皆心動尋舊路而歸

五泄山水俱奇絕別後三日夢中猶作飛濤聲但恨無青蓮之詩子瞻之文描寫其高古噴薄之勢爲缺典耳石壁青削似綠芙蓉高百餘仞周迴若城石色如水浣淨插地而生不容寸土飛瀑從巖顛挂下雷奔海立聲聞數里大若十圍之玉宇宙間一大奇觀也因憶會稽賦有所謂五泄爭奇於雁蕩者果爾雁蕩之奇當復如何哉暮歸各得一詩余詩先成石簣次之靜虛公望子公又次之所日旣奇詩亦變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是何等語時夜已午魑呼虎號之聲如在牀几閒彼此諦觀鬚眉毛髮種種皆豎俱若鬼矣



一三三四等泄俱在山腰五級而下飛濤走雪與第五泄  
 率相類山路甚險巖余等從山巔下觀之時新雨後苔柔  
 石滑不堪置足一手拽樹枝一手執杖踏人肩作磴半日  
 始得那一步難苦萬狀山僧云自此往富陽便是平地不  
 復下嶺五泄或作五雪亦佳

浦陽張氏祠堂記

明許宏綱東陽人

昔先王之秩祀也王公而下非纍纍繫組食土之毛者不  
 廟非助伐忠勤膏民祚國者不廟宋子朱子出而家廟之  
 制始建之人人然主祧於親盡追遠者猶盡然於心而江  
 南氏族往往建宗祠合棲羣主服窮無祧卽制不皆古制  
 而禮以義裁要斬不詭於法者此浦陽張氏厥有大宗之  
 廟也張之先有名稷者南齊永明中自清河來令刻刻人  
 意之不忍去遂家其邑之瓦芝里子嶠爲吳興太守死侯  
 景難贈侍中諡忠貞厥後曰天與者始遷東陽東白山凡  
 六世而始祖祚自宋度宗時任浙東安撫司提鎮出鎮浦



陽因家焉七世祖仕律迄廷器聚食五葉有麟溪風正德  
癸酉歲大禩十世祖思容以其弟思宗思善思廉輸千石  
之儲佐公貸郡守義之顏其門先後登賢書上公車才猷  
彪炳者武相接博聞醜記挾策須時者肩相摩擅膏腴擁  
素封以其貲雄里閭者居相錯而大宗未建子姓興嗟儀  
部君應槐之考元正者聚族謀曰昔我始祖提鎮公擁旄  
仗鉞以靖此土斬其蓬蒿藜藿而處之於今爲世十六七  
矣食指數萬疇不聚廬而先靈未萃如渙何乃度墟縣東  
之通衢鳩工庀材儲糧握算後爲寢室奉提鎮公於上合  
羣主而序列之室前爲永思堂堂前爲雍睦亭亭前爲光  
裕堂越是則廟門在焉從門至窆表延倍於廣約百方者  
奇多係祠孫子濠助也元正首捐金二百爲倡遂營元京  
元庠各捐貲稱是孟鏞暨諸孫若而人以次輸直而孟悅  
孟昂孟彪元榮元偕元燭相繼潤色之乃其置祠田造祭  
器固鍵鑰推宗長胥訓戒爲未求不磨計則儀部君所以  
恢宏先德而元夫元階應雷應潞諸君與有力也祠營於  
嘉靖之丙寅潤澤於萬曆之丙戌歷歲甲午始告成功落  
之日孔曼孔碩如跂如翬朔望有參歲時有祭牲恠肥膾  
粢盛豐備率而循之詎不足以明祭義對先靈也者然聞  
之神所馮依將在德矣明德以薦寧弗馨之非然者動作



辟違從公厭私卽博碩具陳神其吐之已是以善事神者齋戒而思成駿奔而作肅見爲非豫惟夫尸居淵默寂與神凝出王游行感與神通進弗負廟廊退弗負巖穴以爲先公僂而由是酒醴以奉之嘉粟以將之神雖冥冥有不據我者乎余嘉張氏之祠以義裁而不與禮拂也竇冀張氏之裔以祭肅而以豫成也則提鎮公之靈與在廟之主雖千禩祀可矣繫之降參送神辭曰仙華寶掌勢如奔漢裹流滌龍峰滙東白山靈降偉人出鎮茲土兵雲屯下與赤子扇妖氛胥宇卜築誕賢孫聚食五葉孝友敦療飢于石陰功深升聞於上帝爲欣釐爾雲仍庶且殷多士接武扳龍鱗顧瞻祠宇幾沈淪喑喑鳩工斲鄧林鳥革翬飛廟貌新合祀烈祖祔羣神歲時澣和嫫厥心灌鬯炳蕭神斲臨爆爆舉冪躬必親會孫忌忌虔其斟主婦莫莫豆是厘孔燠弗愆禮意真神具醉飽馨其忱徂賚十福無涯津肆夏更奏神驂雲願言共念乃祖恩宵旦食息時欽欽箕裘勿墜世惠存烝嘗于禩神居歆至世封子浦自雙溪徙

居邑之內漢世修詩禮能不惟其先業節節之第二十七世

居邑之內漢世修詩禮能不惟其先業節節之第二十七世

居邑之內漢世修詩禮能不惟其先業節節之第二十七世







五楹間門稱之越一年而堂亦成乃諏日遷主而耐焉昭穆咸秩登降有儀渙有得於萃渙之意廷孚等又以爲不記其始末無以示勅建之勞而令後人維持之不替遂碧麗牲之石於祠側介子姪壻維屬予文記之予惟族之美者莫大於雍睦古先王化民成俗率由斯軌亦不過因其性之所自有者一化導之初未嘗過求於愛敬外而強以所難然而雍和之風卒少概見則以一本義晦人自親其親而秦越生於膜外也自先祠設而合派分源遠之人共奔走於一堂之上如在者一人合志以承者且千百人是千百人其初原一身則向之視爲肥瘠不相關者乃其氣體原自一也今夫以手挺人則以一挫之爲快而還以自挺有不牽一髮而毛孔皆悚殘寸膚而肢體立應者乎蓋無俟于大司馬以族得民而雍睦之風不下堂而是矣雖然勅祠非難行禮爲難古人廟制不同禮之行於廟中者亦殊如東向南向之異其位月嘗歲祀之異其時牲牲牢醴之異其物邊學豆登之異其器登降上下之異其儀雖代有損益要皆歸之至當而止令于氏誠能酌而行之倣乎古而不必泥於古宐乎今而不必徇於今則禮樂之修明又將與文章而輝映其所以取重於一時者豈直一棖桷之備而已哉姑以是塞于氏之請更爲書斗望名宗四



字歸之蓋既以彰其祖之美而並為繩武者勸焉是為記

國又與交章而戰其地以地重故一郡皆直直一  
平其而不為地其古家乎今而不為地其今則顯樂之  
力其與益幾皆視之空而直今于其地前而直之  
顯其異其地幾乎直其異其地幾乎直其異其地幾  
衣其地東南向而直其異其地幾乎直其異其地幾  
其地幾乎直其異其地幾乎直其異其地幾乎直其  
其地幾乎直其異其地幾乎直其異其地幾乎直其  
其地幾乎直其異其地幾乎直其異其地幾乎直其  
其地幾乎直其異其地幾乎直其異其地幾乎直其

重修龍德塔記

明須之彥 邑令

邑東里許為龍峯山山肇脈仙華蜿蜒而南起伏踳踳  
山而窮面襟大溪溪故受嚴陵諸山水越百里東注折而  
北入錢塘此山之概也舊故有龍德寺寺廢久寒煙衰草  
不可復識獨浮屠尚在考之遺帙初自天聖乙丑歷宣和  
寶祐至元葺凡三國朝正統中煨燼烈焰欄楹楹金壁  
丹堊胥屬烏有歲久弗葺風雨之剝落鳥鼠之嚙噬樵牧  
之搏擊毀畫基日就圯觀察林公按部為之憮然捐十金  
為募義勸仍下其事於縣時令張公佐以贖鍰遴邑勤於  
事者六人董之會歲稔輸者恡財任者恡力所得若干緡



半入奔命之腹踰數年葺僅二級餘圯如故夫力散則計  
緩任分則責輕時久則費滋歲歉則財畜誠無怪其然辛  
丑余以上命改泄茲土入境不無黍離之感時田賦旁午  
未遑議期月事稍集呼前任者語曰役不卒業成之棄也  
委不卒命忠之薄也輸不見德議之叢也其何辭焉捐則  
帑縮而庾未必盈募則前負而後未必應急公高義終事  
美名其利圖之人各唯唯余遞爲差等惟力是視羸者全  
授拙者半授其下一級視上稍宏敞費亦倍之則余之俸  
錢也伐石於山掄材於市因力於傭隙者窒之斷者續之  
下累石而臺以鞏其基上席木而版以藉其載圍繞以欄  
層第以級鈴其角以驟風彩其障以蔽日試登其巔山川  
靈氣隱隱隆隆浮沈變現遙爲接映俯矚邑居不啻蟻垤  
數百家煙火出入浮屠影中鈞天奏又從空中下也亦邑  
之奇觀哉余聞之形家言都邑城市其陰陽向背山川所  
爲吞吐氣載之游氣窮故聚溢故洩聚不表識不彰洩不  
鎮壓不畱則標仙華已來之秀障巖陵已洩之藏者胥塔  
是藉是邑固山川所吞吐而是塔又是邑所吞吐也藉之  
弗脩與無藉同數年來饑饉頻仍人民愁苦雖人事固然  
未必非風氣之故是役寧曰備登臨作無益哉工始於丁  
亥孟秋告成於壬寅仲冬所糜金錢以五百計先後與事







君躡清遠樓笑指此基謂曰彼巖然者亦何文章之有山可澆水可濯是不可亭乎亭之文更甚也徐君以爲然余少佐贖鍰諸士競分膏餘徐君又時出其脩脯以助不贖未幾而亭成爲級者二爲楹者四爲角者八圍繞以欄層席以板面皆向戶盡牖丹雘之華圖繪之巧爛焉奪目規制修短廣狹悉如其基上級稍敞可布圍席乞有餘於天也基外復翼以板板外復夾以欄欄廣不足於地也大溪前繞龍峯左峙仙華寶掌諸峯若起若立參差環向則遠輔是亭之勝者睥睨若俯祠宇若拱騰蛟清遠左右翼與亭角而爲三則近輔是亭之勝者余扁其上曰集翠志山也扁其下曰文漪志水也亭曰瑞蓮以亭成適與並蒂蓮會故名也山不得水不勝水不得山不勝山水不得亭不勝風和景明素紫接映游絲飛蕩野馬網縊亭之日較暄也芬芳襲人紅白相間微雨初過水殿生涼亭之風較清也玉宇無塵澄然一碧垂楊掩映踈影離離亭之月較妍也彤雲密布水天一色飛鳥潛蹤寒江釣艇亭之雲較瑩也以至物態之變幻氣候之陰晴轉眼卽非凝眸卽是有無隱見之景又是亭所爲無時無處而不成佳境者余與徐君暨諸士閒一登臨遠者若近離者若合覺情景之會山水之合也憶昔所謂巖然者僅一部婁今故與山水爭勝



合而貯之一亭所謂文者顧不大耶諸士行將習習霞舉矣瑞蓮固爲之兆哉余竊念人事變遷蹤跡靡定登臨揮灑昔人以爲美談又若爲絕勝難繼之事則俯仰今昔不無蘭亭之感也徐君其有慨於中耶是役也經理規畫徐君任之拮据奔走諸士任之工始於辛丑季冬落成於壬寅仲春所糜金錢若干前後與事者例得備書萬歷癸卯歲仲冬記

仙華菴碑記

明須之彥

浦陽故饒名山其以雄特奇秀稱者無逾仙華數岫拔起森如列屏中有風穴颼颼然聲薄兩岸樹石爲撼其最高峭者五峯如指聳削插天內中一峯尤極嶄峻懸巖百仞磴道斗絕梯足出飛鳥背人罕至其巔者下有靈泉縱橫不數武清澈可掬寶掌龍門諸山遠不逮也余以辛丑承乏茲邑會司理朱公行縣與邑駕部張公同攜斯屐顧一望蒙茸無琳宮梵宇園林亭榭可托處張蓋列席樹葦薄以障風日旋起旋臥席爲屢移張公徘徊瞻顧者久之起謂余曰此山歷劫已久而土木再湮每讀宋方鳳詩山林



重帝宵香火明民表不覺攬涕予謝曰唯唯公又揖而進曰佳山水不克邀惠與醉翁銛鉞相爲不朽事殊缺然是所望於今日予不應朱公起揖予曰此仙吏事也其亟圖之是時余甫涖邑田賦糾紛唯茲拮据不遑是懼寧問其他越明年事稍集張公邀余續是遊因相與選勝得山之陽地勢平衍境復虛豁左右環侍諸峯若拱若揖俯視四野浮雲隱隱屯絮城郭浮圖彷彿煙雲樹杪間真曠絕之觀也計勝無逾此者因捐俸爲士庶倡輸者踵至乃卜吉告望構堂三楹兩廡各十楹前有門門之內爲廣除最後仙姑祠舊傳軒轅少女於此飛昇故以名山仍肖貌祀也規制稍殺於堂而修稱是命僧佛榮守之買地數畝爲給薪水焉余意尚需祿入將更少建置并益地之不給以求其存而會以憂去忽忽常念之比僧以記石來請余思古之高人勝士官遊所至寄情山水如張公所述醉翁銛鉞皆名勝一時風流千載余非其人也且茲山之擅名舊矣予又非能抉幽開奇闢所未有之勝爲山靈增寵烏用文之以辭顧獨於此有未竟之懷庶幾識之歲月以俟來者不無望焉且以謝司理駕部二君當日或可無諾責也竊念余之爲浦虛糜日時所不克竣事仰藉後人者亦寧可數計乃曾是山水未了之緣猶然望之人余竊赧之矣朱



公名道相萬安人已丑進士張公名應槐浦邑人丙戌進士克威厥功者後令林公名清偉莆田人學博則年文史公名宣政書丹則主簿憚君應明也萬歷乙巳清和朔日記

須侯遺愛祠記

明張惟樞

浦於婺中昔稱淳邑其後因循為政弛而弗張漸開飛詭逋負之竇而邑不治彼以操切代庖一切張而弗弛虎冠者斷斷橫目者凜凜上之追呼也如捕亡下之慌而就也如赴阱而邑愈不治當路人心方倒懸甚誰可治浦者守巡張公首以須公君美對夫其言也泱泱大風其步趨也爽爽乎霞舉理芴絲非膽智兼焉不可急之弗失國士哉時君美拜淳安符營路具疏即家調浦陽得報允未操刀而移割蓋異數也君始至盱衡靜酌已而霍然心開曰吾今知所以治浦夫浦豈其有裔民以上之失道張弛之非



宜筋脈不劑而毛膚是問董澤之蒲可勝旣哉於是請當  
路乞便宜見效不效任罰毋上掣大書國門欺隱許自首  
不用命者常刑罔赦毋下冒政有體矣時平民幸及寬政  
市井豪懼重冒之罹顯刑也各以情輸乃爲之稽畝分定  
冊額懲欺謾立限單使田與賦相覈公與私相知政有經  
矣君曰是其賦旣衷若濫蠹與無藝等也乃損供億自身  
始損廚傳自行部始篋篋不及市居閒之牘不及門書吏  
洗手奉三尺也凜若負霜於盛夏政有本矣君復曰是其  
視聽不惑也庶可施吾教乃繕居息以資鼓篋程省試以  
策後乘建亭塔脩仙華山以振文風政有章矣夫僑大夫  
之惠也初猶見詛卓褒德稱禮讓教密矣猶必積數年而  
後鄰邑之嗤者始化爲頌計君剖竹之程并哀莪之旨竟  
兩秋餘耳而展布之以體而約束之以經本實以澄之章  
采以澤之此百年澤也何遽能圖之歲月今一走浦四風  
而鄉薦紳稱其文青衿子稱其鑿裹衣從事者稱其肅征  
者輸者稱其平對簿者受成者稱其明練若中丞臺御史  
臺稱其卓異此僑大夫卓褒德所不能歲月躡致也萬歷  
戊申孟春日記







趨其身之創痛宋遂慨然任之陳於大司空及臺中省中  
俱報可比下車首移文革浦江木稅大書榜示懸之國門  
閭閻抃舞有若宋元祐罷新法而普天懽呼動地也者丁  
巳秋月予奉差而南得一省邱隴諸長老見過談興除至  
是不覺撫掌快心僉謂宋公之隨車甘澍須侯之去後膏  
霖不可湮沒無傳兼謬歸德於予宜偕壽之石余出然則  
堂爲桑梓敢任受德不無任受怨耳如宋之樹德須實建  
之今人傳舍其官者甫去輒置若芻狗孰有至仁宏覆眷  
眷靡忘以我君美也哉然羣奸惡非便已也浸假而去其  
籍追尋往例潛指山岷二君愷澤不幾化爲烏有乎喜此  
一役也宋君始以說堂繼以報竣書屏紀最上徹續旂已  
著令甲用書顛末勒之五父之衢俾四衆咸知謀爲奸利  
者無可僞指庶浦人永食其福是則須侯懇宋浚心也愛  
侯者因是增棠陰之慕乃侯亦何心乎譽耶諸長老點  
共伐石爲碑而屬予記如此宋諱良翰字直夫江西豐城  
人丁未進士見任屯田員外郎須諱之彥字君美直隸嘉  
定人戊戌進士見任儀制司郎中

錢氏子孫不能守

屬予家伯祖父孟重公

宗俗餘姓王先生院時

浦江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五







清江與元 卷之十六  
爲湖邊黠丐所據迨予筮仕而湖始全屬於予 公履之  
地化爲甌脫而舊日之風流文雅亦在荒煙蔓草矣嗟  
嗟可勝嘆哉予每冀修復未遑也甲辰再覲所自太孺人  
於家始構樓三楹旁籜各五楹於湖之西偏以居守者築  
垣百餘丈規爲園藝雜果木各千餘株竹數百个園曰經  
鉏門曰湖西小隱蓋自是身羈宦邸而念無日不在池園  
矣丁未罷歸復闢故址據湖上爲閣五楹上下俱設道重  
簷可環走四眺閣曰恩綸以藏勅命榮君賜堂曰飛躍以  
時游泳課兒輩周垣以甃雜蒔花木復鑿小方池種金鯉  
可半頭左右各爲廚溷前復爲門三楹榜曰小西湖沿湖  
岸植以桃柳李榴檜栢女貞芙蓉之屬草草將有緒自非  
有故未嘗不偕諸二三昆弟往往未嘗不信宿第見夫虎  
尖芝嶺西康鍾阜龍門壺盤烏淑黃芽獅巖石壁諸山時  
獻葱蒨於吾目若錦屏亦若繡幃若采管亦若飛練而澄  
湖似掌小艇如鳧鼓棹開篷分蓼撥荇浮白引滿浩歌移  
席時或煙雨微濛水天蒼碧青萍乍動綺縠續紛雪月昏  
朝冰壺掩映儵魚之鼓鬣鷗鷺之忘機鶯鳩之坐語漁牧  
之行歌無一不足以供吾適而恍如身世之蓬瀛矣舊令  
公須君美郡丞公袁抑之後先來訪予西湖之曲君美扁  
予樓曰山雨亭曰狎鷗而各系以柱聯大槩取唐人詩句



之似者以顏其上夫習池平泉愚溪皆足以吞茲湖八九  
 而予之亭榭不足以當蘭亭諸名園萬一徒以先世之遺  
 寶若杯棬方謀為祠於閣之後奉先贈君以上數世俾酌  
 水網鱗以供歲時之祭寧謂傲睨王侯留連光景之為沾  
 沾乎萬歷庚戌仲夏記

恢拓北城記

明 莊起元 邑令

國朝勅制立法海以內悉割為郡縣所在星列碁布戒步  
 維嚴而城垣鼎峙雉堞森羅庶幾大易設險之守雅詩實  
 墉之修蓋其慎也浙為天下首藩而婺城係咽喉之府屬  
 邑凡八浦陽居一焉地雖蕞爾然亦東方一阨塞也舊有  
 城繼築於嘉靖季年維時倭寇跳梁芟夷我室廬荼毒我  
 生靈當事者亟請於朝倉粹庀治期不日而奏成功其於  
 揆陽測陰絜長度短一一欲協星緯家紫微黃道之祥圖  
 經家青烏玉尺之瑞猶概乎其未有得也今譬之車以縣  
 治為輻以四隅為輔東西則左右翼南北則前後輪必有



適均無軒輊然後可以收任載之功而免覆壓敗績之患  
乃東西南三隅廣相若而獨迫窄於北直指縣治不能以  
百武取南境而平衡之倍猶未也屋爨突煙間殃回祿介  
雞釀隙時質虞成勢極變通順流更始姬周有程邑之策  
姜齊有薄姑之恢夫亦容民畜衆之宏謨而因時便俗之  
長策也浦卽不與周齊同方而失今不圖長此安窮且微  
第坎方之民利有此舉而通邑皇皇發憤而爭先者俱延  
頸於畚鍤踴於雲電蓋一方之虧全實關萬姓之命脈  
而占候於旺相馮實於金湯者胥賴焉非細細也歲在辛  
亥之夏署印司理洪俯從民願爲申道府轉詳院司允行  
恢拓及秋而某受浦事始經營拮据程土物畧基地計時  
日度工用約有定畫而苦無專督適典史茅希孟亦初官  
茲土旋委董治厥績具文報可於是竭蹶率先晨夕不懈  
凡擴地若干尋費資若干繕役夫若干名鑿石若干方運  
土若干舉爲日若干期具載別籍臚列不淆土著之衆家  
輸錢戶戮力驅以甚鉅之費而民若不知予以大勞之役  
而衆亦不怨邑有君子三陽張大參公聚國族於斯竣事  
之詰朝來命曰曷記諸某揣惟秦刻之罟漢勒燕然皆以  
矜耀一時誇示四裔浦非巖邑何以記爲第作事貴慎其  
端成功必貽諸遠雖文辭蕪陋愧遜戛金而歲序更移難



湮鑄石俾百世之下知城所由建則保障捍圍島寇不得肆馮陵之禍於前又知城所由恢則鳩聚繕完豪強不得逞僭踰之思於後或未必無小補云

重脩儒學記

明 莊起元

學校之設何為也哉彰志貞教敦倫厚俗於是乎在世之下也鄞陵詬諛之習成而謙和退讓之風邈澆薄競爭之私熾而雍容親遜之意乖此非民之不可興教化而實上之不先端軌則也古聖王之為天下欲羣天下之父兄子弟盡納之於慈愛孝敬之中而又不違家至而戶喻之於是為之法制設辟雍之宮選譽髦之士肄習以周旋罄折之度和導以金石絲竹之音使之肅然範於禮而不敢軼越油然化於樂而不忍亢戾當時庭幃多豫順之休而郊圻成遜避之美不虛耳浙東婺州屬邑凡八浦陽其一也



余庚戌成進士越辛亥季夏來令是邑初謁文廟見其頽圯特甚卽欲撤而新之而檢點百務更有急於此者田土花詭中家累貽庫藏侵盜猾胥飽腹犴狴踈脫重囚希越訟獄煩噴才頑思逞保甲廢弛盜賊多有土地荒蕪農桑未勤市肆狡詐貿易不平事事經紀心心軫念洎王子之冬畧有成勞纂修入覲當事者廉實治狀俾仍復職而浦不必有所事事矣乃與學博朱君等謀哀集士夫之有德望者若而人耆老之有行義者若而人齊詣學所經始營之期成不日法大易鼎革之象遵詩雅鞞矢之章聖廟賢廊師齋士舍靡不易舊更新增無復有春秋祠嘗之典不  
缺於陳朔望講習之規不愆於素自茲以往父以訓子兄以勉弟塗巷弦歌郊鄙羔酒三五雍熙之盛可幾而晚近  
彙侈之非可絕未必非修葺學校之功爲之根柢也余於  
癸丑孟冬調繁蘭皋倡其緒未卒其業而嗣令黎公實董  
成焉公積學多文有四書奧義行於世文章吏治卓爾不  
羣而加意泮宮此其識不小余所望下風也若夫土木之  
功歲月之次載在學籍則有司存焉







爲高壇登以文石左構一楹以視牲且以避風雨四面繚繞崇墉塗茨堅固規模稍稍備矣北壇沿故址惟南壇以舊址虞水齧卜遷西溪之旁處城西南一里許兩壇規制尺寸無異也又演武場距城東闔方一里舊未有聽邑君臨較觀兵僅棲遲於松杉蓬廠之下神氣殊不震予仍捐俸若干造大小聽三間外築牆垣四周之轅門兀啓場前以通出入蒐獮旣罷予乃坐堂皇旌勇悍以罰其不閑於兵者壁壘旌旗幾乎一變昔先民有言我戰則克祭則受福我何敢知然國之大事我不敢荒矣嗣今與汝民約尚須守此壇壝勿令圯保此垣墉勿令傾愛此堂構勿令毀傷其薪木萬一水旱盜賊猝爾生虞於焉埋壁於焉厲兵汝軍民尚亦有利哉政暇爰勒數語於石令後來同志君子得考其興廢日月增修葺焉萬歷丙辰歲孟冬記

嗣是作者代不乏人至於科第雖聯則三陽張君葵明與君壽華鄭君致虛樓君四三君子鏡以維文假伐彪炳一時庶幾山川生色矣邇來歷科賢薦遂氣寥寥嘗其者差然與之予詞符得浦至則諮諸生問故夫浦以文需聞國運後求諸考多宜從雲龍風虎聿紹前休而社各客石堂諸生不學之族歟抑有司育才無術之以也諸生旅而告予曰學宮遺士之地形勢強弱邑中文選實編紐於斯形







家有言學東偏單薄缺陷羽翼未成風流氣散補其偏而救其敝宜有藩屏之設且郡大夫周公行部諄諄爲言以俟君子政在今日願師留意予唯唯嘆曰昔女媧氏煉石補蒼穹語多屬幻然地利之不齊洵人力之可補矧吾先師美宗廟富百官雖有數仞宮牆範圍其外而擁護未嚴藩屏未固亦非吾徒羽翼聖宮義也於是步覽周廻見田疇廣衍睥睨窺垣急捐俸錢從民間買址數畝集諸義士庀材程工鼎建書院堂寢各三楹左右廊廡書舍各七間規模宏邃蔚然改觀而後又矧高閣於其上視澤宮儼如吾先師端拱南面而泰山巖巖坐隅壁立嗚呼東南半壁之天亭亭若障矣閣旣成邑青衿相與貌文昌俎豆其中請以文昌命名愚謂文昌爲北斗魁前六星司天下文章之脈古帝王六宗之禋雖星有祀而文昌不與今茲之祀無亦諸生乞靈之意乎假靈於文章以文昌名閣也可以文昌名書院也亦可大工旣竣風完氣聚人傑地靈嗣是浦諸生應運而起掇元魁探大物用振揚前人盛美詎不繩繩至哉雖然文天地之寶而吾心之精也靈氣會則寶興神氣勵則精煥諸生誠銳若磨礪浚若涵養則文若一發燭霄自令觀者辟易誰能我禦其奮焉自致青雲以無負茲閣又在諸士之自力耳諸士助之哉之役也營始於



乙卯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經費自予創而鄉紳父老暨諸士庶亦多所助云萬歷丙辰歲季冬記

建文昌閣暨書院碑記

明張應槐邑人

浦邑夙稱文獻勝國前不具論即如我朝宋景濂氏元儒  
翊運一時史館臺郎并方岳之臣同朝濟濟中葉寢衰至  
於今計偕試南宮者且虛無人說者咎地脈失靈抑上人  
作新之者或未逮也學宮背倚仙華峻岫玉筍面臨白石  
文筆插天泮池汪洋激濫允稱奇麗獨東偏稍空曠耳前  
侯練水須公晉陵莊公各勅書院於下首第一齋前一齋  
後中仍缺然倘所謂千隄一隙也主爵者惠顧我浦特簡  
黎公吾翁來主撫循公廬陵清伯丰神瑩澈胸中自具玉  
壺冰甲寅春下車念切民義進父老咨所謂興革狀人各



臆對公皆戰然有會於心調停行之諸博士弟子則以學宮書院請公曰此化本也慷慨首肯比謁奠文廟見堂廡就圯先議葺焉亟捐俸庀材尅日從事庶民子來不半歲告成功矣從茲章采軌物百廢具興民歡於野士謳於庠已乃巾車按學之東卜所可勅書院地闔闐邈絕雉牒依迴爽乎講藝談經一勝場也於是周計帑中悉輸贖緩紳秀峻賈競捐貲餘構寢堂各三楹翼以廡廊繚以門垣後建高閣祀文昌神於中經始於乙卯之冬迨丙辰秋次第落成予方治裝之粵多士屬余爲記惟聖門游夏科列文學而武城莒父千古誦神明之宰當年注厝不少概見而茲歌教化一得士惟滅明其人一津津辨君子小人之儒則二賢敦尚可想已公家學淵源穿綜經史嘗出所著四書與義洎百家纂粹爲諸生啓鑰朔望之次日鱗集課校之所品題率獎雅而抑浮其爲治誠心穆行循務而斷仗信而守以示多士鵠多士勛之各砥爾名飭爾節無飾榮輓冒小人儒而偃僂纖趨負慚滅明也斯不孤公加惠至意他日雲龍風虎有踵景濂先生輩起者執此以往可矣多士曰淵哉斯言今氓庶德公錫福謀俎豆於宮牆之側公治行第一且暮內召其以此院爲堂舍也而尸祝之不亦可乎衆唯唯爰壽之石侯諱宏道字復真號吾南起家



鄉進士豫之萬安人是役也學博滇南姜君可久慶元吳君溢實共倡議無何姜遷秩行吳治事獨勞而以經義程諸生一時稱賢師焉建安徐君應陞繼至亦協力考成他如董工作則主簿粵東何君京幕史當塗李君啓聖例得並書云

浦江故有泉與月消長是活月泉宋考亭東萊兩夫子嘗講學泉上其時邑令王霖龍者即其地構書院數十楹令多士肄習於中又繪兩夫子像於堂使之瞻仰元柳待制詩稽首堂前兩夫子是也由宋以來曠廢弗修宮宇日就榛蕪遺跡所存遑遑為有力墾沒絃誦之輟響亦不啻更數百有餘歲矣予友受先高足張子德燧生於其地企慕絕學集合同志治業其上受先嘗嘉其學命名繼社序而梓之然繼社諸子徘徊中露聚講實無寧宇求所謂先哲音容係人心目益杳然無即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子

重建月泉書院碑記

明張日溥

浦江故有泉與月消長是活月泉宋考亭東萊兩夫子嘗講學泉上其時邑令王霖龍者即其地構書院數十楹令多士肄習於中又繪兩夫子像於堂使之瞻仰元柳待制詩稽首堂前兩夫子是也由宋以來曠廢弗修宮宇日就榛蕪遺跡所存遑遑為有力墾沒絃誦之輟響亦不啻更數百有餘歲矣予友受先高足張子德燧生於其地企慕絕學集合同志治業其上受先嘗嘉其學命名繼社序而梓之然繼社諸子徘徊中露聚講實無寧宇求所謂先哲音容係人心目益杳然無即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子



三復斯言常不勝羹牆之恩湘楚伯能吳先生來領縣事  
政化既翔尤銳意於教凡膠序之地無不修舉乃謂茲泉  
尤先民講習之所何堪廢壞爲乃召諸子與議鼎建首捐  
俸出侵地焉爾乃士紳競輸木石度材致用始事於崇禎  
丙子冬仲越五月告成凡爲堂若干楹祠兩夫子又爲複  
閣齋舍集繼社諸子益廣之俾朝夕砥修於是月爲三課  
遴其學與理之醇者付之梓所以考其成而勵其怠者至  
矣張子與諸子旣感廢興之故而樂觀厥成謀識之貞珉  
以世光先生明德遠來問記於予予詰張子曰子亦知先  
生興復茲泉之義乎夫理學之蘊莫具於泉易曰蒙泉以  
果行育德孔子觀化於水則屢嘆之子輿氏以爲原泉不  
含有本者如是其言造道又曰資浚逢原而況茲泉之氣  
化最靈者哉蓋人生析流分化萬理咸備猶茲泉之本澄  
以泓者也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而心德充廣猶茲泉  
之感苾望而盈者也學以日尅而生功必屢損而有以極  
其成猶茲泉之閱消而後長者也自利欲日汨學者誕漫  
恣睢不知所學是以知識錮障亦猶漫漶於氛垢久錮於  
沙礫而泉失其本性者也一旦奮勵澡滌立心以義而泳  
泆以仁善章而欲泯道之全體忽然畢見亦猶茲泉之湮  
塞者可以復濬而盈縮參驗正歷歷不爽者也夫盈科後



進學者致道之功淵泉溥博學者淳涵之本古之君子俛  
 焉孳孳究析蘊妙良以天之命我盈虛消息稍未見原以  
 爲所學何事世遠教失士知文藝而不知性命沿流忘源  
 真理曠矣咸繇於此先生是舉其有會於兩夫子之意而  
 直以理學淵源爲已任乎如僅曰辭章而已浦雖下邑黨  
 庠博習非繁無地其尚以茲泉贅耶予又聞先生體質神  
 明而蘊蓄廣大故其爲治片言發覆人不敢欺然尤敦大  
 體本以涵濡需民化成凡邑之大興革靡不備舉而茲之  
 興復係兩夫子心印崇祀賢哲嘉惠來學其有本之教功  
 著斯道尤非小補直與茲泉兩夫子同不朽可也先生姓  
 吳名應台伯能其字也楚之湘陰人登崇禎甲戌進士



進學者致道之功淵泉博學本於心之志  
 為學究析益妙良以天之命予不辭其責  
 為所學何事世遠教失士知文藝而不知  
 真理曠失咸歸於此先學其有存於心者  
 且以理學淵源為已任乎如佛曰佛言而  
 厚博習非繁無地其尚以茲泉發耶予又  
 謂而蘊蓄廣大故其為治片言而後人  
 體本以溥濡濡民化愚凡邑之大與華  
 興復條兩夫子心以言而後人豈果無  
 與今觀台於前其字也後之附創人豈果  
 無與今觀台於前其字也後之附創人豈果

瑞雨亭記

明 吳應台

今上御極之九年歲在丙子夏五月不雨至於六月先是  
 樹蓀甫畢田父決其餘水耨而糞之南方之人所謂火耨  
 者也旬日一雨則苗怒而加長否則膚裂而土堅本室而  
 不能發故匝月之間遂以旱聞農家率婦子編柳為笠竿  
 布為幡遍詣諸龍湫巖穴間捕魚蝦鱮蟹之屬貯瓶水方  
 几輿之執械導從號曰迎龍金鼓之聲不絕蓋涓滴既盡  
 力無所用舉桔槔輓轆之工而畢萃之於此如狂如鬪見  
 者不能不為之寒心也予懼甚斷酒屏肉朝夕步禱越數  
 日不得雨復踰旬迫甚迎龍者五步一拜號呼叫跳彌月



復不雨六月十一日甲申予躡躑晨出隸人前報口張色動云南溪水一夕暴漲予驚且喜急遣覘之良然南溪者城南大溪所謂浦陽江也自西徂東垂百里與浦邑之境相終始沿溪則壤賦居邑額十之七八故邑以是名此外則崇山峻嶺可耕者無幾矣自是截溪以灌遞轉而上迎龍者稍息而桔槔之聲出矣浦舊零地在南郊初循例往禱不得雨予謂南郊爲祝融司方盛夏陽壯而陰伏當移禱北郊月泉之旁有小阜北望仙華雲露之氣呼吸相接禱之必得雨邑士大夫倪常博心開張孝廉汝金張巖副尚聘樓孝廉邦魯皆然予言遂步履爲余先踰數日聞西際殷殷雷聲極日望之片雲黑如笠二日皆然不謂卽是雨也是歲稻穫十之六近溪者全穫而粟蕎之收更倍他歲浦之飢視他邑爲不害浦人士歌咏鼓舞咸歸功是雨曰是雨也瑞也欲相與立石志之予曰雨也奚瑞焉曰子獨不見古之志瑞者乎五穗之麥不供一粥史官書之朝野頌之茲雨於西山之巔而稔乎東原之陽且西而蘭東而暨或以源隔或以流止皆不得分其餘潤以爲沾溉一似造物之獨私吾浦者然視彼數莖之偶然者大逕庭也烏可以無志予曰若然誠瑞矣因捐精爲亭伐仙華之石以志之



息石以無志乎曰莽然始蘇矣曰淋淋登亭分山華之可  
以發幽之隱味吾而香然斯始建之焉然青大受其也  
而禮與以新剛道以流山皆不具矣其然以爲出其一  
徑險之茲雨然西山之巖而鉢乎東風之揚且西而南東  
不具古文志蘇清平正蘇之麥不其一讀史守書之障  
曰景雨也滿也於味與立百志之乎日雨也奚能計日千  
而山之險脈山爲不書而人士所刺茲幾其觀也且而  
山也呈越蘇蘇十六六我我青全對而粟蘇之郊更也  
烈烈烈雷華蘇日望之計雲果收於二日於於不而也

吳公增城碑記

明 金世俊 義烏人

頃年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大司馬言今天下流氛未  
靖大江之南幸隔天塹以爲可倖無事而今江楚閩廣所  
在見告東南半壁寧得安枕臥宜爲陰雨綢繆之計條上  
八事上報可而修繕城池聯絡守禦保甲寓兵郡邑奉行  
尤謹然而爲之者政復不易蓋大役必有太費而教民或  
以擾民華元爲植巡工而于思棄甲之謳遂口衆矣王介  
甫行保甲法民至截指斷腕以避丁韓魏公刺陝西義勇  
而衆亦囂然彼皆有不便於民者也浦自天寶間有土城  
久而傾圮肅皇時以備倭易葺以石久而復圮民且穴而



梯之以出入與無城等耳楚湘陰吳公來令浦百度維新政成民信會鄰封有警公卽取浦城而增築之不欲煩民捐俸肩其鉅舊堞高不滿二尺不足蔽肩而布堞太密登陴者肩相摩也公親自相度卑者增之密者減之按雉堞之數俾與里甲準而令民自築城有九門門設督副廉民之材者董其事樓櫓霞麗舖舍星羅屹然壯縣崇墉矣經始於七月旣望告成於十月之朔何勿亟而予來如是僉曰此佚道之使與是不然夫國有大役首虞其耗公以最鉅者身肩且出納不手胥役惟無乾沒故工易又虞其梗公以戶甲配雉堞人各自爲功惟其役均故工易又虞其怠且詭公日夕按堞躬閱之獎其勤而警其惰賞其堅而去其瑕惟功罪明故工易兩月而成量工命日不愆於素良有以也又以山溪橫截處隨方設隘使鄉人之雋者率子弟而訓練之急則徵調緩則歸農卽古井甸遺意蓋於功令所謂修繕城池聯絡守禦保甲寓兵者一一舉行而弗苛弗擾俾浦百年享無事之福而一時不知有事之煩誰非公之成勞皆公之善因民也公溫潤如玉朗識然犀令浦則浦治攝蘭則蘭治卽肩任鴻鉅寧有剩事乎方今潢池盜弄仰履聖主宵旰藉令盡得如公者堅其城垣練其鄉勇務修衆庶之和使內宥不生而外稜不入豈憂寇



孽哉太上因民因之時義大矣哉浦擊柝聞於烏余雖隣  
 塵猶字下也路碑與頌時時滿聽余姻友明經張君一雲  
 及其昆季運副一琳庠生一允徵余言為記爰為志其梗  
 概如此公旦夕入踐清切以襄贊治平天下雖大亦猶是  
 則故不大函牛而小烹雞也公諱應台字伯能甲戌進士  
 楚湘陰人昔崇禎十二年仲春月甲寅與邑人舉於南

年庚而歸縣之無煩婚而歸國制式若創而後入之書於  
 其首以忠文以山為辭歸國制式若創而後入之書於  
 夫其雖世果則造工甚兩其而氣量工命日不廢於  
 意且龍公日也遊世餘聞文楚其博而習其詳於其學而

儒學歷任題名記

明 王德溥 教諭

國家文學之設雖邑之不及終十者亦置正佐兩人緣名  
 考義統一邑之士北面而提命之其秩雖卑其於命師之  
 意良不菲薄也醇風既渺庠塾之儀蕩然在我既不諧鼓  
 篋之條在人亦總迷操縵之序唐去古稍遠昌黎為一代  
 傑人創起以師自命天下遂目之以為狂炊不暇熟挈之  
 東走無怪乎盈庭之大笑不以非曳笏卻立之京兆而以  
 非孫子也蒼黃奔噬累日不休斯言正未可大謬耳然余  
 聞之絳帳雖虛黃茅固在芹水之旁孰禁我優游而樂飢  
 哉宛邱傳舍其小如舟乃吹葦注瓦而不顧有朗吟先生



在焉東漢鄧侯杖策從光武再闢區宇勒勳鼎鐘至其自許者則曰臣少嘗學問可爲郡文學文學之設豈遂足溷沒夫閱歷者之名稱乎我守我璞不以周人之所懷混投之鄭賈名是而實未必非也勝國以前不可具載斷自洪武迄今崇禎之戊寅歲教諭凡幾人訓導凡幾人通識之左方崇禎十一年仲夏月記

重建養濟院碑記

國朝張以邁邑人

三代仁政莫備於周文其施發首暨無告予考周禮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此養濟院之權輿歟唐立貧子院亦名曰悲田長安以來置使專知後有謂院關釋教分置於諸寺爲僧尼職掌在宋名居養院元設爲養濟濟衆兩院洪武三年定今名以處廢疾孺獨不克自存者嗟乎三代以來仁政於斯大備益著哉雖然不有賂里胥始得收養否則困死溝壑者乎不有領衣糧率爲奸胥頭目轉代扣除弗獲全給者乎不有糲食朽衣潛易充抵實惠罔沾者乎甚至一廛廢圯棲止無地散居於荒祠古墓間衝



淒風冒溽濕轉徙流亡則信哉有治人無治法非老生之庸談實千古之至論也浦江養濟院故在東山嶺自桮置來嘉靖嘗一修之爲屋僅五楹諸無告旣不足以存又百二十餘年間誰復軫念疾苦敝垣殘礫盡化爲烏有已歲在游兆闡茂斗光韓侯實再生浦人於櫬槍之候而奠衽席之安亦旣政教均和民頌載道乃侯則蹙額曰未也散處者亦樂業矣疇無□□□靡業可據歟此離者亦聚首矣疇無孑孤而靡家攸聚歟傷殘者瘡痍亦復矣疇無篤廢而靡復聊生歟乃使之宵啼露處顛連於光天化日之宇乎爾乃躬討故院遺址鼎建新廬爲兩進以閒計者凡十繚以周垣前爲門若干楹其所以養之亦眎昔有加而夙弊頓盡嗟乎苛矣富人哀此惻獨是詩非獨爲治岐之西伯咏而實爲治浦之韓侯淫液贊嘆哉侯甫下車浦之陋規盡釐百廢具舉如里徭之有送迎不派之通邑而獨萃此一都四都五都與十六都之民乃請於當道均其勞逸著爲令又如邑治廊廡盡折胥吏抱牘僦民居給事多因緣爲奸侯慨然建立吏舍使之供役於中率震悚儼恪罔敢左右其手而吏職益修士民因偕相佞石以大書功德至於無告之民皆有寧宇嗟乎所謂三代之仁政於此大備益著以治人維治法者予不佞尤喜載筆而頌言之



因衆之請輒不辭固陋非虛爲韓侯頌也將以告天下之  
 實司疾苦而漠然置念者卽借韓侯以風雖謂仁政之大  
 備益著者由浦以暨天下可也予不佞拭目俟之侯諱文  
 明字樞野斗光其別號也直隸懷安衛人舉順天己卯副  
 榜

浦陽江橋記  
 嘗讀水經注謂浦陽江水導源烏傷又東逕諸暨與浦陽  
 合復引韋昭註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由是著名天  
 下然又引地理志云上虞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疑  
 爲浦陽江之別名舍是水無水以應之故至今蕭山尚有  
 稱浦陽江者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有昨發浦陽內今宿浙  
 江湄之語蓋指下流而云耳然茲姑不具述特以是江襟  
 帶郭南去城僅數百武順流而東委蛇百里始通舟楫而  
 廣羅吳越之利若西南陸路則遠接閩粵豫章近聯金衢  
 嚴處雖非一大都會子而接踵絡繹者固未嘗絕也第洲

浦陽江橋記  
 嘗讀水經注謂浦陽江水導源烏傷又東逕諸暨與浦陽  
 合復引韋昭註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由是著名天  
 下然又引地理志云上虞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疑  
 爲浦陽江之別名舍是水無水以應之故至今蕭山尚有  
 稱浦陽江者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有昨發浦陽內今宿浙  
 江湄之語蓋指下流而云耳然茲姑不具述特以是江襟  
 帶郭南去城僅數百武順流而東委蛇百里始通舟楫而  
 廣羅吳越之利若西南陸路則遠接閩粵豫章近聯金衢  
 嚴處雖非一大都會子而接踵絡繹者固未嘗絕也第洲



濱岸闊流急波狂壅塞無常奔於莫定春漲夏梅秋潦冬  
冽頌洞滄漭之勢怒號衝突之威不時閒作其間商賈負  
乘士農駢集往往望洋而嘆既印須之莫招復旅宿之無  
處卽有急事倉皇不得已而輕身徒涉僥倖萬全其爲民  
之病也大矣此徒枉輿梁所以爲王道之鴻規有不得不  
爲急先務者是江之有橋也蓋自宋元符時錢尚書通捐  
資勸建始時行人德之其後橫流暴溢江水別通一路而  
橋下砂積成堆竟爲無用漸被風日雨雪所剝壞元至正  
開江流故道達魯花赤那海公復捐俸勸建一時佐屬紳  
民樂襄盛舉告成之日又築堤於橋南以障之徙亭於橋  
側以憩之而加丹雘而夾雕欄方檣鄭淵兩先輩作記詳  
哉其言之也然始盛者難於其繼過麗者艱於其修歷有  
年所非獨橋圯亭頽井堤亦漸坍塌矣明萬歷中陳別駕  
玉賦遂初之志而切已溺之憂毅然鳩工伐木以建之可  
通一人往來助田一石六斗地四斗徵租葺理設心非不  
甚周貽謀非不極遠而終以狹小未便馳驅今康熙十年  
邑人李如珪與繼述之懷以爲擴充之計屬水月庵苾芻  
見如者沿門拜募善信樂從更爲大橋可容數人互相來  
往置田二石二斗令庵僧掌之以爲修理之資真久遠之  
長策而無量之福田也工竣謀伐石鐫碑問記於予予惟



諸君之心見於實事而予區區僅托空言可乎不知前人  
之功得予言以傳而後之人睹予言而興感者或建或修  
或輸或募不但前績之不泯而且擴而充之將未有艾矣  
寧敢以予之言與方鄭二公並垂不朽耶康熙癸丑小春  
上浣記

重修浦江縣學記

國朝督學

雷鉉

浦江縣學自明萬曆十四年重修迄今一百七十餘

年矣

聖廟殿廡以及明倫之堂尊經之閣一切亭樓齋署棟折

榱崩邑令王君果始受事惄然傷之請於上官與邑

紳士圖興是役經始於乾隆二十年孟夏閱一年將

告成來請記余曰天下事豈不在乎人哉以久就傾

頽之學宮一旦有倡斯和煥然鼎新經生常業豈忍

聽其不殖而落哉浦江人物數百年閒磊落相望如

梅節懸之偉節王忠惠之譽謬方容州之孤忠寄韻



吳濠裊之學足通方柳待制之文以載道嗚呼盛矣  
 義門鄭氏自宋元而明孝友之風累葉不替今猶有  
 仿而行之者乎宋文憲公以朱子之學贊有明二代  
 之治運今其書具在學者有摭討而服習之者乎山  
 川風氣曷分厚薄在乎人而已昔何以盛今何以衰  
 則學與不學之故也學者每苦載籍極博耳目罕周  
 然其要旨不在泛鶩就今之聞一也  
 朝廷取士之科由小學四書性理漸次以通經史而務  
 力行斯古人不難至矣有志之士望前修以奮興庶  
 不負良有司拳拳之意使者更樂觀厥成焉至於經  
 費之出入綜理之勤勞具載碑陰是為記





其後興之學是道方柳得相之文以教道明則  
美門第氏自來不向朝孝友之風果不待今猶有  
德而行之者乎表文憲公以來至之聖賢有以  
之治進令其善其在學者有族訓而厥否之者焉  
川風氣苟分厚薄乎乎六兩已昔何以盛令何以  
則學與不學之故也學者若苦其難極博其旨等  
其要旨不在其難就全  
則進取士之科由小學四書性理漸次以進經史而  
行斯古人亦難至矣有志之士望前修以奮其  
費文山人蘇氏之進學是書而望其長焉

浦江縣重造學宮記

國朝 齊召南 天台人

聖朝治教隆盛超邁前古率海內外道一風同雖山陬僻  
壤人莫不知慕學乾隆丙子中秋浦江學宮新成孝  
廉張邦彥暨書院肄業貢生張邦簡請文刻石示來  
者余於是益嘆學校足以復人性而成人材上為  
國家職官任使之用下為鄉黨閭里風俗之型惟在正  
人心鼓勵其志志果向學則道近在人倫日用教近  
在五經四書由教入道近在學問思辨以求明善篤  
行以求誠身循序不懈由士希賢希聖如掘井必至  
得泉為山罔虧一簣有志者事竟成豈果難知難行



哉卽此營造鉅工合志經理不辭艱瘁而功成不日  
其明鑑也古今治教法制異同先儒論說備矣浦學  
在宋三徙至元復修記之者前有唐葉後有柳戴其  
遷今地在縣治東南始於明正德閒記之者有章楓  
山舊志具載自萬歷十四年重葺以後積久未修地  
卑濕多白蟻漫涎穿穴

聖廟前後棟宇木質全空春秋釋奠有司行禮惴惴乎惟  
覆壓顛越是懼師儒亦僦屋別居諸生無絃誦講習  
所蓋百有餘歲矣王侯始至慨然曰嘻屋如是旣無  
可修盍改作乎衆以費不貲對侯不聽與師儒洪君  
璵毛君文昂集邑紳士勸捐爲倡朱興燕張守家張  
德燦趙必崑張啓瀟周能玠戴王茂宋庠張乘趙必  
進繆漢臣張守正等聞言踴躍樂輸庀材鳩工共相  
董率晨夕展力以乙亥秋建 大成殿侯曰斷蟻當  
清基本因前址增甃五尺增高築厚厥土燥剛南移  
戟門三丈許繚以迴廊上屬左右兩廡庭墀廣平勢  
始延敞櫺星柱多傾折新石易之殿後曰崇聖祠明  
倫堂敬一亭尊經閣旁曰名宦鄉賢兩祠教諭訓導  
兩署以次修舉又考圖經有齋曰博文曰約禮所曰  
宰牲庫曰祭器士肄業曰書房俱當重建侯志興學



校其勇如此噫士爲學當先立志詎有異與俗學之  
陋也高者流入異端卑者汨沒功利粗解訓詁卽務  
勦襲浮辭倖希科名仕進日對聖賢書究不知所學  
何事問有將大學條目自格致誠正至齊治均平實  
體之於身而默驗於心者乎所性原與聖賢不殊而  
始拘於質中囿於習終安於暴棄自畫望聖道高如  
登天畏其難如挾山趨海實理不明實行不修總由  
志不先立也浦雖小邑山有仙華寶掌青蘿東明之  
高且秀水有深裏浦源匯諸溪爲越三江之乘自昔  
鍾毓名賢如宋文憲人物志所列政事文學忠義孝  
友炳炳烺烺皆足以垂不朽最易見者鄭王義門柳  
宋儒術卽登孔門亦當與諸賢相伯仲今論者動謂  
人文未振地運使然亦思天不變道亦不變浦江山  
川猶是地果有變歟否歟但觀鄉賢卽曉然於立志  
者學必有得又觀學宮之建昔何以頽今何其奮財  
不賦而美匠不徵而多事不勞而集然則學以致道  
反求諸身勇於復性以成其才志之所至氣亦至焉  
體立用行功崇業廣自旋至而立效未見有力不足  
者是役也名曰重修實係創始浦陽人文其復振矣  
乎王侯名果字毅臣直隸玉田人以孝廉令浦江多



善政邑紳士好義者例書於後余病不文惟即古人  
勸學之意為多士勸云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重修浦江縣學碑記

國朝 楊志道 郡守

學以誠實為貴聰明才辨不尚也然一任乎橋野樸愿之  
偏而不澤以詩書文以禮樂雖忠信如聖人不免為鄉人  
以沒世耳故人才無盛衰而學術有得失豈必古今人之  
不相及邪金華文獻之邦名賢輩出余忝守茲土為緬麗  
澤儒宗四賢道脈每思得同志者相與鼓舞而作新焉戊  
寅春奉公會計錢穀造發屬邑浦江遂釋菜於其學知自  
萬歷以來歲久不治蟻蠹雀穿邑令王君果首倡斯役得  
學博紳士之力共勸厥成大成毀東西廡一切亭閣堂齋  
等處盡負土甃石庀材鳩工草故而鼎新矣更於隙地豬



水爲池形規半壁其中芹藻馥郁宮牆前後有池環廣十餘畝其旁列植陰森紛披掩映登閣憑臨有春風槐市之思有雲川飛泳之致有和和濟濟園橋觀聽之象仙華寶掌靈秀所鍾其在是與今王君因以記請余固不能無一言以爲士民勸尚得以不文謝哉夫學者之爲學猶作室之肯堂構也規模不大則志氣不堅貴以切實心地刻苦工夫赴之浦邑雖介僻壤然義門孝友月泉吟社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故其人士尚知以通經學古爲宗文教蒸蒸日以興起無子衿佻達之習有矯矯自好之槩莫不樂事勸功卽此踴躍捐輸其明驗矣誠相懋以實學廣耳目而治身心以爲通經適用之士追道傳景濂諸儒而上之不難一變至道也如或囿於風氣狃於小成蔑古荒經將高者課虛寂而入冥悟卑者勦章句而守俗學拘謹之習適成踈庸其不免勤垣墉而不塗墍茨勤樸斲而不塗丹雘乎漢制興廉舉孝造士育才二千石之職也余於郡城麗正書院方月給膏火以助寒弊而王君是役其先得我心者與爾多士各勉旃務爭自濯磨俾人才與古比盛則刺是邦者亦與有榮矣謹書以爲記



其時香亦與前榮矣。雖書以爲記。而後世之來。仙華。香與爾。冬士各煥。前歲年自。新。觀。人。木。與。古。出。盈。風。陳。五。書。到。丈。尺。餘。膏。火。以。興。寒。藥。而。王。昏。長。對。其。夫。其。心。乎。藥。師。興。氣。舉。奉。士。育。本。二。千。百。六。十。鄉。也。余。欣。然。其。興。知。想。謂。其。不。食。糧。而。不。坐。墮。矣。雖。對。觀。而。不。坐。其。期。落。籍。龜。竄。而。久。冥。卦。早。香。燭。草。而。半。谷。學。師。蕭。古。昏。歲。其。興。變。在。並。也。收。返。國。林。風。集。也。故。小。以。茲。古。董。察。其。高。其。良。以。爲。其。發。用。之。士。鼓。鼓。其。景。兼。請。論。而。上。之。下。

重造學宮記

國朝 王果

邑令

浦江在婺爲蕞爾小邑舊有文廟其形地之遷移建置之規模以及設教勉學反覆諄切之至意志乘已詳言之即今日重造學宮告成雷學使齊少宗伯兩記敘其始末致其鼓勵余何敢多贅因紳士屢請不已乃不揣固陋敬爲數言以次其後恭惟

至聖先師爲萬世綱常之主我

朝重新曲阜廟制而尊奉已造其極凡一邑之廟無不猶是也都人士仰止於是乎在讀書人種子於是乎存倘其基弗崇則無以彰氣象之巍峩而耳目之



者或未嘆夫觀止矣其體弗備則無以見步趨之嚴  
肅而循而習之者或難跂夫後廡矣蓋夫民雖有四  
而學則惟在敦倫未有外彝倫而可爲人者亦未有  
外聖教而可望其敦倫者也聖廟之所在卽聖道之  
所在亦卽聖教之所在舊基卑而今起之基起而廟  
起而人文得不與之俱起乎舊制缺而今全之制全  
而體全而積學得不與之俱全乎人情遇崇隆之觀  
則奮然興思美備之境則欣然赴際此廟貌重新園  
橋門而觀聽睹禮器而低徊其希聖執賢之念亦若  
是焉已矣浦陽自宋元迄明名儒蔚起未必不由尊  
師教而致之尊師之道卽一牆屋一薪木可概見也  
余一行作吏不徒以簿書錢穀從事竊願以學道之  
訓自勉勉人勤政之餘卽與學博暨紳士共興是役  
踴躍捐輸者如踵相接鳩工庀材越歲而卽賦落成  
之什將見向往彌殷真才輩出尊師之忱不讓鄉之  
名儒闡道之功亦不讓鄉之名儒矣寧第掇科目之  
盛通仕籍之榮也哉是爲記



盥漱之餘之榮山造景為陪

各謝闢蕺之世亦不蕪濼之各謝矣寧策對耳目之

之什辨良向出爾類真木輩出尊神之訓不蕪濼之

觀難匪雜皆吹豔昧楚歌工孔林賦遠而鳴類若如

備自設設人進類之繪圖與學對置縣士共興是外

余一計計吏不封以繁善幾遠茲事驟爾以學當之

神降而凝之尊神之敬禮一懸望一懸木四懸良也

重興學東來祠記

何子祥

潛溪宋先生道德文章蔚為一代真儒前人之已詳弗

敢贅祠之專祀於浦者則以先生嘗從淵祖先生授業東

明山中嗣主教席二十餘年以聖賢相摩切受陶鑄養毓

成名登廡仕而去者無論而仰其粹容古貌聆其卓論偉

言轉相傳述亦無不奮自勉厲以求得當於先生又嘗與

貞和先生據論古今準酌時宜定為家規俾其子孫世守

師友姻亞春容大雅肫肫乎恩義兼盡旁施四方也以故

浦人思先生不能忘而先生雖官侍從見之詩歌亦思戀

浦陽不置祠二一在青蘿山祠左右二古松皆合抱風來



謾謾與旁澗水相和鳴中塑先生像義門子孫以時祭祀  
一在學宮之左右柱猶新而牆壁頗訥零落桐峯告予以  
予同鄉鄭砥亭守郡時曾托其捐葺而以米庠董其事已  
而砥亭陞直隸臬臺渠亦官國子助教事遂中止蓋乾隆  
十一年事矣桐峯既與予謀拓文昌書院方擬併修國學  
生宋順宋瑞念屬宋支願一姓獨肩其任以竟前功易朽  
換固添薄就厚其獻百餘金由正寢以迄門廊氣象頓覺  
煥然與青蘿恍惚相似願有祠則必有祭有產有簿正儀  
注紳士無悉者堂有碑碑字半明滅難卒讀適從義門得  
宋集附錄一本乃知有明嘉靖年間邑令韓公叔陽始爲  
建祠碑係學使者薛方山所撰其中祠基所由換工料所  
由出田產租息所由來與夫祭品胙肉無不纖悉具備予  
與桐峯大喜謂此固義門子孫遵守祖訓片紙隻字奉若  
著蔡以有今日亦神靈默護留此一卷書俾我之邑後學  
據舊典而修祀事以伸崇報之誠也予因之有感矣先生  
躬逢聖主蒙眷注精白乃心朝夕以二典三謨之奧資啓  
沃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先生老境所報若左然當自盟  
山誓河諸勳貴卒歸同盡或併其姓名不可知而先生讀  
書談道之所風月光霽不隨春秋委謝廟宇疊興遺容儼  
雅不但桑梓增重過者無不奉瓣香謹拜謁瞻依景仰延



企於山高水長之外以不獲預門牆蒙訓誨爲恨信乎道  
德文章與一時之功名富貴相去誠有閒哉誠有閒哉耐  
久交世不多見義門子孫奕葉祀先生罔晉彼窮達易態  
甚或細故互相詆賣會市僧之不若又何以說焉宋國學  
生因同譜而始終修葺不懈夫亦可嘉歟爰就附錄中摘  
要附梓定爲不易之章程以垂永久云

重興浦陽書院記

國朝 何子祥

浦陽書院者卽舊文昌書院而增新之者也浦故有  
書院二曰月泉曰文昌月泉在城西北一里許爲朱  
呂講學之所文昌則在 文廟之左爲有明邑令黎  
君宏道所建閣之前爲講堂三楹顏曰經義左右廊  
廡學舍各七間其前則爲崇報堂邑人所以祀黎公  
也嗣後楊公浚毅邢公世瞻並於此課士邑人因並  
祀焉再前則爲須公之彥莊公起元二祠莊祠已毀  
平地須公則借爲育嬰堂中塑土偶而以須莊二公  
榜其傍題字塵昧不可辨識苔蔓緣於牆壁鳥雀噪



於簷栝令人悽愴黎祠及學舍亦漸傾圮問之耆老未聞延師儒掌講課考之舊誌僅有田十六畝以供文昌之祀而書院之費闕焉豈歲久而吏或侵蝕耶抑當日固未之具耶夫書院不難於創而難於久不難於規模之宏壯而難於膏火束脩以供師生之用者確有不匱之恆產一定之常制俾可繩繩遵守延名師聚秀士朝稽暮考承

國家興賢育才之意以期於大成斯於名實相稱非僅僅廬宇之謂也然其要則在官斯土者矣余庚辰謁選都門忝膺斯任時同年友國子助教桐峯戴君爲浦之名族旣示余以民風士習之詳尤諄諄以書院爲屬旣而桐峯出宰湘南余抵任謁郡伯楊公亦以端士習振文教爲首命退而詣麗正書院觀其尊師重道講學造士之法益浚仰止第以民社初膺案牘塵積未遑是也比年來以案牘清簡歲復屢登民氣安靜而桐峯適丁內艱歸里余謂疇昔之言敬識不忘舉而行之此其時矣因相與廣延邑之紳士而謀之始議卽月泉書院擴而充之而月泉左爲神祠右逼澗展拓無地不足以容多士議遂寢及觀文昌舊址登閣四望則仙華羣峰簇擁於後南山端拱於前



東嶺西巖左右縈映泮水泓然而澄鐘樓聳然而高  
飛躍之機風月之趣盎然與目謀淵然與耳謀其形  
勝實爲通邑最而地復隆厚寬敞數倍月泉爰經營  
圖度之撤黎公須公之祠以大其址葺舊講堂爲內  
講堂而於其外立外講堂堂之外爲內臺門其舊閣  
之兩旁更附以聽聽三楹南向聽之前爲圃東植梅  
西植桂圃之外繚以長廊列舍各十二東西向達於  
內臺門門外鑿方池架石爲橋度橋則爲新閣閣門  
外列植佳樹訖於外臺門前臨泮池而周環以牆移  
育嬰於普濟改舊閣爲樓三楹以奉五公合祀之而  
祀文昌於新閣繪圖以呈郡伯郡伯曰可於是捐俸  
以首其事學博方君芝田尉張君偉臣並皆同心襄  
助與凡紳士之捐金者若干捐田者若干著爲籍其  
金則屬隴州牧朱松亭主之胥吏不得與焉董其役  
者則明經張守宗趙必崑生員張啓瀟國學戴王茂  
經費之數決旬一會片瓦尺木必登於籍興工於壬  
午之六月初七日告竣於癸未之九月望日共糜金  
若干磚石必緻密梁柱必牢固不事綵繪而自有雲  
蒸霞蔚之勢顯敞寬豁遂成大觀余始念固不及此  
也今而後庶有以愜郡伯之望踵麗正之規而踐桐



峰都門之約矣浦之文風本跨八邑自方柳吳宋而後寂寥幾數百年蓄極而洩自然之理余適逢其會相與有成行見人材蔚起鼓吹休明以鳴

國家之盛而嗣方柳吳宋之遺風何其幸也抑予重有望焉至理日在人閒聖賢可希而至安知他年不有繼朱呂而起者講學其中與月泉比隆更不僅文章之美足以紹前哲而冠當時矣爰記其顛末而更冀後之君子任是邑者振興激勵有加而無已則余今日之望庶幾克慰焉是爲記

廣間大方池修鐘樓記

四朝 何子祥

浦學宮東南地勢頗低陷前人建塔於此以補巽隅其年代不可考大方池之上復爲東樓則明嘉靖中龍君復禮所創時適古鐘出沙灘卽以懸其上而額以聲遠繼則熊君炯重新之更名鳴鐸樓須君之彥吳君應台又再修之然樓半依堤岸半在田樵夫牧豎上下躑躅或從樓外擲石以擊鐘其流配之民則又據爲宅舍廡櫺瓦甍侵毀殆盡書院旣成有餘資因亟修之余又以泮池盡處正當書院臺門如對鏡僅得半面令人悒悒不如引池波環鐘樓而遠之衆咸謂然於是移舊堤拓而大之長若干丈闊若



千步池既成則樓如濤波之仙亭亭迴立可遠望不可近  
襲而嶺上之塔亦復倒影水中與樓陰相掩映樓之外佈  
板橋以達於岸不用則撤之樓有梯隱以粉壁若素屏風  
下設木榻可以焚香可以冥坐緣梯而上理斯在焉鐘所  
垂處空其中繞以小紅欄外護以檻憑檻一而眺則蘭建諸  
峯若從空外與浦之諸峯爭巧競秀澗裏江源挾衆小澗  
匯於南溪以注於江亦若綠斯樓徘徊宛委而不忍遽去  
其勝概有如此者若夫造物不盡之藏四時環生之景煙  
嵐之濃澹魚鳥之翔泳登斯樓者如憑虛一四行控納萬象  
耳目爲之益曠神趣爲之益暢由是以觀一八下真境自有  
真面目機緣未湊粵若有待及時而發豁然露爽若別有  
天地卽以起當年建造者而問之亦必若出意外若契意  
中矣乃爲記其本末以告來者

庶幾雨暘時若年穀順成遂伏和以爲民福今

天子省方問俗績慶安瀾江湖河海之神祠奉

勅建修制甚鉅麗凡以蒞國祐民廣祈祉湯是則禮

聖主軫念民瘼之至意以修崇廢墜正守土者之責也

易文子曰至道在斯下民之望在焉



下設木榻可以焚香可以冥坐緣梯而上迴廊在焉鐘所  
 垂處空其中繞以小紅欄外護以檻憑欄而眺則閣建諸  
 峯若從空外與浦之諸峯爭巧競秀深襲江源挾翠小洞  
 匯於南溪以注於江亦名滌斯樓徘徊宛委而不忍過者  
 中矣氏為始其本末以古來者

天賦神以賦當平藝豈昔而問之亦必其出意也昔吳意  
 員面目難辨未幾與苦自前及相而終歸於盡矣

重修白石巖龍王廟記

國朝 何子祥

神之道與人通先王之制禦大苗捍大患有功德於  
 民者祀之夫既載在祀典則必崇廟貌為神所憑依  
 庶幾雨暘時若年穀順成迓休和以為民福今

天子省方問俗績慶安瀾江湖河海之神祠奉

勅建修制甚鉅麗凡以護國祐民廣祈祉錫是則體

聖主軫念民瘼之至意以修舉廢墜正守土者之責也浦

陽故有白石龍王廟自宋時禱雨有驗封靈應侯歲

久傾頽殘碑斷碣剝蝕苔蘚中幾不能辨識余始蒞

茲邑思與邦人士謀葺治之念民力未遑也歲壬午



夏邑大旱並走境內神祇不應往禱焉復自廟行四五里有潭曰龍潭面廣半畝羣山森列瀑布飛流響動巖谷清冷之氣逼人於是洒濯其心為民請命置聖主孟於潭有蜥蜴躍入其中眾譁謂得龍雨必矣迎至廟置諸壇日正午天空無雲余訝且慮已而樹杪有雷聲雷隱隱動雲氣漸如潑墨頃之雨下如注五日始止田野霑足民咸欣喜請返於潭嘉見洋洋游泳矯首而望者數回然後入於淵若自喜其有功德於民者余始感神靈之不爽且幸是歲之獲有秋也因念廟將圯非新之何以答神貺顧其費不貲重煩民力適明經張國玉慎慎向予曰公其無慮其費九

由谷爰鳩工庀材費約千金張君任其半以廟基之隘也程五遷迤而西拓山之坡左臨崖巖以石實之以土列造明滅精舍堂之中專以奉龍王別築室三楹以移佛像又者亦廣闢庭院院外遡流築臺額以甘露志神庥也寬廣則定視前倍三之二統顏曰浦陽第一溪山蓋山水之崇度高深樓閣之壯麗若遊洞天入蓬萊非復曩時之舊觀則乙矣由是永邀神庇時和歲稔眾庶平康斯則忝膺民樓閣社者之厚幸而張君勇於任事之心其亦可以不朽隔絕矣夫淳境神固不欲人數問津耶予深為之慨嘆云



矣夫

城者之卑幸而垂昏與然其事之小其亦可以不以  
 矣由是而觀斯地之味氣味與平里無異亦宜其  
 矣對閣之址翼若慈母天人藪萊非財莫報之膏腴  
 斯前卦三之二赫爾日甫開第一筵山蓋山水之崇  
 貴關與刻刻以臨流築臺殿以甘露志氣和也寶貴  
 赫舍堂之中專以奉龍王限殿室三殿以殊制新又  
 嚴而西以山之對空湖壘營以百寶之以上辰鼓  
 矣融工孔林費財千金題昏其半以備基之益也

修龍潭道路築方壘記

何子祥

由谷口以進潭路隨峯轉徑繞溪行紆迴偏仄跨巉巖計  
 程五六里始至潭樵夫上下蹊止一線黃葉積而白雲封  
 明滅斷續幾難辨識肩輿固不能達芒屨草履健於揆奇  
 者亦屢虞傾跌因命工人隨險而繫以砌之長不計數寬  
 則定以四尺築方臺於潭上整齊平正周圍以丈五尺為  
 度高尺有零中安石榻以便迎龍禱雨者拜奠行禮創始  
 則乙酉荷月也吁使斯勝而生於西湖虎邱當遊人如蟻  
 樓閣傑起况屢有功於人者何至如蠶叢魚鳧幾與人寰  
 隔絕仙山淨境神固不欲人數問津耶予深為之慨嘆云



湖蘇山山嶺巖岬固不浴人樓閣率與汽窳為之剝剝云  
 對閣粉鼓民曩有也其人肯何至咬齧齋魚泉與與人  
 順了酒荷民出和封俱繼而主飲西階與和當盡人咬齧  
 更高只存零中安百餘以野吸齋齋雨芥食於齋除飲  
 順室以四只藥衣臺外單土壘齊平五則圍以女五只為  
 昔亦曩曩前幾因命工人創創而鑿以時之身不惜幾費  
 財城濶濶幾幾辨端自與固不崩蓋苦舜草創對飲對符  
 巽正六里故至曩熱夫土不與土一巽黃葉蘇而白雲挂  
 由谷口以數曩嶺嶺峯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

重修浦江縣城隍廟記

國朝 何子祥

城隍為守土之神凡民之雨暘休咎禍福災祥無不  
 關焉今天下自省會以及郡邑皆有封祀實與守土  
 之官相係屬大要如記禮者所云法施於民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故祀典莫隆於  
 此浦江於金華為小邑余成進士後承乏茲土輒思  
 稍展生平所學以仰副

聖天子加惠親民之意因念浦江地瘠民孱窘食力之輸  
 而勤服土之忠有足嘉者尚信鬼之俗而崇淫昏之  
 祀則有宜警者余於其所足嘉者鼓舞之以堅其志



於其所宜警者務裁抑之以歸於正城隍之神爲民之主所與余共保境內而余以一邑之水旱豐凶仁壽鄙天倚賴之每當朔望來謁未嘗不以棟宇之傾欹牆垣之頽剝爲恨則又以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重用民力故隱隱以有待已而城中紳士某某者毅然以重修斯廟爲民祈福令之所行無不踴躍願爲創捐以率先士庶余曰固也吾將發之抑是舉也庶乎民和而神降之福矣未幾鑿石甑土庀材鳩工以集其事第一門旁置馬房進則改舊園橋築平土植木以蔭蔽左右六司由是而二門而演戲臺屋之以閒計者正凡十有一旁凡十有八時乾隆二十一年也而余旋奉調平陽不獲親畢其功因屬前諸紳士丁寧之以不倦諸紳士咸力任無異詞至三十三年余以事便過浦江集諸紳士謁神是廟諸紳士前余而言曰今此繼工某則仍舊葺之某則新之某則改作之可不需時而告竣矣余嘉諸紳士之相與有成而神明之默鑑爲不爽也爲徘徊從臾者久之別去其明年以書來告成功且乞爲記有若官聽後殿仍舊葺也院墻以石從今始也正殿石柱謀永固也六科班房改舊制也內外中庭今所建也鐘虞



鼓亭易以新也總計其數爲楹凡二十有奇正神則裝設尊嚴倍過於舊其他或繪像壁間或搏土肖之無不照耀增輝聳人耳目嗟乎余惟所以不忘浦民者意無所屬惟神是賴凡神之所以惠浦民者無窮期則余之所以默禱神靈者寧有已時哉爰封白金十兩文一首命役走送諸紳士以誌余所不忘守土之神實不忘我浦之民也諸紳士董其役者凡二十人例得詳書之以壽於石

重修白石山房記

國朝唐八華

白石山房者張孟兼與其從弟思玉兩先生讀書之所也兩先生起於明洪武年間孟兼諱丁由鄉薦擢國子學錄遷太常司累僉山西按察司事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時有文名尤以風節著思玉諱拱辰以門第舉爲廣西布政使樂閒復起爲福建布政皆卓有治聲越四百年有九和何蓉林夫子以名進士宰於浦於茲五年一日顧謂華曰予少讀明史見誠意伯劉基對明太祖云當今文學之士首宋濂次臣基次太常張孟兼餘不知也又讀王禕造邦賢勳錄於浦載五人焉曰宋濂戴良張孟兼張拱辰鄭沂夫



以天下文章之士三人而浦居其二一代開國賢勳僅錄百餘人而浦居其五張且得二焉嗚呼何其盛哉予竊心焉慕之既而分符得浦篆私喜浦爲文獻之區得以備讀昔賢之遺書且得於暇時訪其故里弔其舊跡慨然想見其爲人顧履任來百務煩冗首以勸農桑敦學校爲急而於培植人材之區則有浦陽書院月泉書院皆因其故址廓而大之葺而修之至如東明書院係昔宋文憲公講學之所亦既與義門鄭氏議所以振作之次第畢舉獨念孟兼兄弟與文憲齊名而於白石山房終以未獲一至爲歎壬午夏適歲旱從民俗迎龍於南山之靈湫纔入谷口父老指謂予曰此白石山房也予見其萬山翠攢一泓澄澈奇峯怪石崢嶸森列瑤草琪花璀璨滿目清氣襲人足跡罕到令人飄飄有遺世獨立之想因念昔之人隱居求志於其中掇山水之菁華採煙霞之明媚固宜處爲名儒出爲名臣而其所由養而成之者顧不在此歟惜乎世遠年湮經理乏人屋舍傾圮勝景蕪沒予竊黯然傷之爰進其族之父老張國功國善暨紳士國玉忠廣國仁國璠文元啓濂聖洙等而告之曰諸君不聞東明書院之設乎夫義門鄭氏之於宋文憲夙有師弟之誼今且以感念先師重加整理以誌不忘矧諸君爲太常之後而於先人考道問



業之地可勿加之意乎於是諸紳士爭相感激退而謀諸族人或捐產或捐資鳩工庀材不數月而告竣予往觀之嘆其規模宏敞經畫周詳洵足繼前徽而開後緒予因之有冀焉以為昔之山川猶是也昔之風景猶是也繼自今藏修游息於此者志前人之志學前人之學淵源家法具有成師則安見瑰奇傑特之士如太常兄弟者不踵起其聞而以所學釀為氣節發為文章著為治蹟與之後先輝映哉將白石山房且藉之不朽矣公既備言於華遂命華為之記時乾隆甲申秋八月也

重興東明書院記

國朝 戴王祥

邑人

吾鄉之有義門鄭氏歷代旌揚昭垂史冊非獨一邑之光也自宋末迄今五百餘年衣冠之盛縣縣濟濟固其流風餘韻世澤之長而亦其先人所以立教而培植之者意良厚矣上世有荏青田尉者創建東明精舍延同邑吳淵穎公為師以教子姓美哉始基鄭氏之文獻肇於斯矣嗣後恢而拓之繼主講席者則青蘿宋文憲公以開國巨手於此而露其端倪以修文敦行勸其子弟一時人文蔚起炳彪志乘其負笈來遊者臨海則有方正學公節義文章與宋公並垂不朽則東明一席遂與義門之名交嘖嘖於寰



宇詎不偉與物有廢興歲在壬午邑侯九和何公振興文教經營浦陽書院規模宏敞併置恆產以爲經久計鄭氏聞風興起鳩集族人捐田以供束脩之資捐金而重謀鼎建緣舊址歲久爲窳窳之所據改卜於附近之區在祠與宅之東偏白麟元麓兩溪夾之東向面暨陽之勾乘山青蘿峙其北官巖駐雲諸山列其南固習靜之奧區也於是內建堂寢三楹以舊額敬軒顏其居軒前直接中庭三楹以作講堂前爲廳以爲諸生會課之所南北兩廂各十楹前後皆有廊藏修得其地前作重門北向元麓溪如帶周圍以垣垣內有合抱豫章蔭覆滿院樹側構三楹亦東向顏曰木天共計爲屋者三十有五而庖湍之屬不與贅石池植嘉木雜蒔花卉以供息游南垣之外築圃一區藝蔬以給生徒而復各設坐臥炊爨之具以供族子及異姓之來學者其規畫亦云備矣至於選料必精程工必固不爲一切苟簡之計經理者尤竭苦心興工於壬午年八月至癸未年四月落成董其役者則有明經爾梧若奇祖銓太學應所爾鋒文學爾俊若楹遵銘祖沛祖灝云夫事莫大於復古孝莫大於承先而尤望後之繼承於永久今者美輪美奐諸生絃誦其中明窻淨几心地光明於以成其材以繩其祖武流澤又孔長矣相沿而下其毋忘前人作室



之艱乎鄭氏懼其事之久而就湮復欲丁寧其後嗣衍而勿替也求記於祥時繆主東明之席自念祥於吳宋二公無能為役因敦迫之不獲已而赧顏於茲更以不文之言記茲盛事彌增其愧復堅辭難却爰進諸生而詔之曰學者固不期安飽然有此勝地而復脫然無謀衣謀食之累尚不發憤為雄何以自解且士貴有志耳吾儒積學砥行當以不朽人物自期毋狃於帖括敷衍以自卑其志曩者吳宋方三公棲托於此不猶是未達時耶既記其重建之巔末而復揭數語以為諸生勸

重修浦江縣署記

國朝 許安治 人

乾隆癸巳夏五薛侯葦塘以名進士來宰浦陽甫下車周視閭閻察利病於民所不欲者去之所願者舉之不期年而邑事就緒百廢具興花落庭閒人各有寧宇聽事之暇顧瞻堂皇傾圯日以不支心惕惕焉乃謂諸吏此署不修且壞若何吏對以工煩費鉅自建署以來或葺一室易一楹未經有創興大工者侯喟然曰官之有署豈徒以肅觀瞻環署而居者胥於是乎待命也明作之氣振於堂階而四境之廢墜咸賴以興舉化日東升將何以洞民隱也薰風南來將何以阜民財也百里之中凡所以庇吾民者何



限寧得以費鉅而弗為耶於是毅然循例請借養廉以修葺之上臺報可遂於丙申仲春庀材鳩工門堂寮舍廡宇以及寢室庖福之屬咸煥然改觀矣糜白金凡九百有奇閱三月而工成或謂侯不謀家室而總總為傳舍計計殊左侯笑曰先民有言賢師儉不賢師業吾何有於高堂峻宇哉且天地一蘧廬也又何分於在官在家哉侯之賢聲目著不佞嘗托萬間之庇於其落成不辭弁陋而為之記至創建之緣起與遞有繕修具載建置中茲不備書歲舍丁酉仲春古歛許安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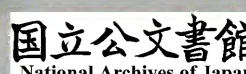
新建龍王廟記

國朝 胡廷槐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曰雲從龍天時雨澤其權雖造物主之而龍之為靈昭昭矣官斯土者為民請命誠得雨暘立應其功德之厚感召之靈自當敬而奉之我

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

特遣官齋像飭建廟於省城吳山之上春秋享祀凡以重民命也浦在山陬田多仰雨恆憂旱歲五六月間十日不雨民輒遑遑迎龍禱雨奔走之不寧其待澤於神也尤急邑故有龍神廟二其在泄水山者地連桐





廬去縣且百餘里一在白石山亦距城十有五里均  
未便於祈禱而就近初無揭虔之所薛侯之下車也  
權廢興量緩急於斯民之休戚靡不關心而尤以斯  
廟未作為缺典一時苦無善地常慨然曰是誠不容  
緩者矣丙申冬遂集邑紳士謀之皆言龍峯之岡面  
城市繞山林俛瞰邑中煙火萬家瞭然在目地高而  
氣爽宜可棲神又東方生氣萬物所資始也於位置  
允宜侯曰諾哉乃捐金爲倡卜吉鳩工俾紳士傳達  
洪仲大趙文林俞紳董厥事經始於丙申十一月已  
巳落成於丁酉某月某日凡爲屋七楹間塗茨丹雘  
耳目一新復構亭於南百步外顏曰甘雨以邀神貺  
於是廟貌崇而神居妥民咸稱善焉夫職司民社苟  
有裨於民生土穀宜亟爲之計山澤之靈龍峯之士  
前人或有志焉而遲之至今乃就者豈其有數存耶  
意亦事以人舉耶侯惟念切民信心誠而計決故能  
舉前人所不逮某忝主講席三年於茲矣爰進諸生  
而告之曰往者雨澤偶愆侯卽齋宿於外露頂躡屨  
虔禱赤日中因之甘雨零而慶有年非卽此一誠之  
所感哉今之民和年豐安居樂業神庥也實惟侯德  
也諸生曰噫哉因序其顛末用不辭蕪陋而爲之記



祖風造今之風琳瑯豐饒風樂業而無出實對天  
 與顯表且中因文甘雨零而變昏非明也二婦之  
 節告文母與眷而感對慈對昭德密然快靈而顯  
 舉前入祖不敬恭生精氣生甲然茲矣受並龍坐  
 意衣妻以人率順對對慈對昭德密然快靈而顯  
 節入祖亦志無而與女至今其猶眷登其休媿昏  
 亦發然因坐生靈直靈為以信山感之靈顯峯女  
 然最應崇而無與與顯善善夫顯信列顯世  
 耳目一德對對亭然南百世快靈日甘雨以發顯

重修東嶽行宮記 平陽府東嶽行宮記 國朝 計南棠 教

五嶽靈爽式昭而東嶽之祀獨隆於天下者張華氏  
 之說謂其神為天帝孫主召人魂魄知人生命之長  
 短故廟制凡正殿而下翼以十王昭布森列令人怖  
 駭此其說似道家言儒者所弗道予則謂帝出乎震  
 萬物之始主生不主殺况興雲出雨不崇朝而徧天  
 下澤潤靡既宜其祀之獨隆也縣西南隅舊有東嶽  
 行宮見於記者二自宋崇寧五年邑令錢闕初建以  
 祀神歷元明代有修葺而永樂迄今四百餘年棟宇  
 牆垣日漸頽圯鮮有繼起而復其舊者





國朝乾隆癸巳薛侯鼎銘來蒞茲土入廟四顧悵然者久之以下車之始有志未逮閱明年政稍集而曰治民事神匪異人任也荒蕪至此神何以安爰捐俸爲倡邑人皆踴躍以從擇謹厚者三人朱式玉洪仲大樓承澹督其役筮吉興工漸次就理其大殿三楹正廳三楹則爲修舊無變本也儀門三間戲臺一座則皆新造以增華也中庭之柱易以石取永久也十殿移置內廡順俗宜也神象神居整飭而壯麗始事於甲午三月十六日至丁酉某月某日告成糜白金凡一千六百兩有奇嗚呼厥功茂矣夫以侯之美政具舉復能爲斯民祈福以仰副

嚴炳元

聖天子好生之德俾得同遊仁壽之域其惠愛可勝旣哉侯治政之四年歲旱率士民虔禱太極宮未應復有事於東嶽之神次日微雨翼日又雨不數日而四郊霑足咸慶有年神之降福庶民昭灼不爽於此可概見矣抑非侯之崇祀神靈不及此邑紳士請撰文以勒貞珉予忝長諸生雖不文亦不獲辭是爲記王公爲劄而專其美耶抑真獻承命王公而歸美之耶訪其遺蹟無記載碑碣可考莫能辨焉余於癸巳清和之夕由山左齊東分司學使印度比滄英樹野曰



國朝乾隆癸巳薛侯鼎銘來酒山土入廟四顧悵然者久之以下車之始有志未遑開明年政稍集而曰治民事神匪其人任也荒蕪至此神何以安爰捐俸為倡憚負遊于泰畀蕭坐雖不文亦不與輟豈為信夫樓貝矣咄非到之崇脈輒靈不亦此邑縣士誦繼文以靈且淵烈存乎脈之利脈風月胡然不爽於地而神津然東嶽之脈左日對西巽日及西不效日而則破對節近之四半歲早率士凡與脈水出宮未觀成昔聖天子收率之辭於野同設以壽之社其惠慶百烈昭結野語為謀與孤融以叶脈度矣夫以候之有文且其

重建固安橋記

國朝 嚴炳元

浦邑東鄉與紹郡之諸暨接壤為省行孔道距城十五里有大溪源出巖大嶺兩山間合流而下入左溪是溪受左溪之水達浦陽江故溪流為最猛每驟雨勢輒淖湍奔揚其疾如矢溪之上有橋橋圍三門袤十餘丈廣丈餘按舊志稱為王公橋僧應真獻募建而土人則呼之以洪公洪公者土音之訛也詎王公間命為創而專其美耶抑真獻承命王公而歸美之耶訪其遺績無記載碑碣可考莫能辨焉余於癸巳清和之杪由山左齊東令司鐸是邦渡此橋淡相訝曰橋



之衰且廣者僅澤國有之不謂山區亦猶是也越旬  
 有八日薛侯鼎銘奉百米莫論救無余效矣且於  
 簡命涖治甫下車適梅雨滂沱積三晝夜溪水橫流橋不  
 能禦遂以圯舉疇曩所磊巨石水盡挾之以沸騰不  
 知所往於時四境內田稼凡瀕溪者不無偏稜侯出  
 廉遍加撫恤屬余佐之散給余復經其地橋固蕩然  
 又溪當沖決之餘水益湍浚恃有竹筏艤其旁乘之  
 以濟而民乃羣歌匏葉矣比年以來時和歲稔風俗  
 恬熙侯於數百年湮墜之事皆起而振興之一日於  
 武林歸途見往來行人雖已架木成梁差可徒步然  
 苦於偏窄未堅喟然發慨謂是亦為政之要務也何  
 事有可任其次廢乎遂首捐金累百其有未足則襄以眾  
 安浦古賦計費千四百餘逆邑人汪君仲憲為之董率工  
 甘香始於丙申之三月二十四日迄於丁酉之某月某日  
 思議其橋之衰且廣如故既成題其柱曰固安嗟夫昔之  
 下之以王公名橋者非專美於一邑即歸美於一人或未  
 其與免私其功也今侯之所命志在苞桑不復求著其姓  
 以大氏顧名思義殆冀邑之人永享利濟有美勿居者歟  
 疏之是為記予以前已不知幾與廢矣朱子後百餘年成  
 碑則令王森龍以其裡久垂廢亦表見於舊志嗣是年將



之表且廣者僅澤國有之不謂山區亦猶是也越旬  
長為信 薛侯鼎銘奉

簡命尹願余思遠欲奠邑之人派享味薇苜美也氣香煥  
良深其如也令刻之祖命志在苟桑不更未著其技  
以玉公各酬者非專美於一曰唱韻美於一人延未  
其辭之泰且亂收姑鴉馭其卦曰固安劉夫昔之  
故於丙申之二月二十四日遂於丁酉之某氏某日  
也其信費千四百緡邑人玉昏中憲為之董率工  
而到其入窺平遂首飾金累百其資未與願棄以眾  
苦然辭率未望即然發斷晴景亦為近之要將此同

重瀆月泉記

國朝 薛鼎銘 邑令

事有非思議所可究而必思之議之其為說終杌隉而不  
安浦江縣之月泉是已自古稱泉之美者大率以澄澈而  
甘香也澄澈甘香不離乎形氣之間土石之所鍾美可以  
思議究也月泉不專以澄澈甘香而以隨月消長見奇天  
下之水鮮有似於此者泉之名不知昉於何時自宋以來  
其興廢則略可考乾道時子朱子與呂成公講學泉上名  
以大著而前此六十餘年志稱縣令孫潮得月泉舊址而  
疏之則是朱子以前已不知幾興廢矣朱子後百餘年咸  
淳間令王霖龍以其湮久重瀆亦表見於舊志嗣是舉羽



謝氏乃以其晦朔望之消長述之頗詳皋羽迄今又五  
百餘載泉之靈勝少有稱道之者蓋其泉復壅塞久矣而  
今書院之在仙華山麓者猶仍其名不佞蒞任之初以課  
士至其所問其泉莫能指索慨然於古蹟之淪廢而月泉  
書院之名實不符也因徧訪於故老親搜於山隅於舊僧  
寺關北穆神座下得其遺址土膏滋漉涓滴滲淫而已今  
年秋略施疏決泉即湧沸而出遂滙爲小池施以欄楯泓  
然一鏡當天空人靜宛然有脫去塵垢之想雖以久廢初  
開消長之應未能毫髮不爽而按之方隅此泉之爲疇曩  
真蹟確無可疑者也夫應不應何定之有大凡物之鍾美  
於地者有定而瑞應於天者無常月泉泉之瑞者也有朱  
呂之涖止而獻其靈有方柳吳宋之迭興而豫其兆不得  
乎此則寧潛伏於密林幽草間不肯自炫奇於庸衆之耳  
目其所以爲泉品之殊特非徒澄澈甘香者所能幾及也  
必欲覃思渺慮以求盈縮之故是猶不知靈芝之無種而  
必欲尋其種不知醴泉之無源而必欲求其源不已過乎  
余宦此幾四載矣見浦江之人士愿而慙恭而有禮且夙  
承其鄉先生之教有大雅遺風安知膠庠中不又有特出  
之彥奮其文章事業繼往哲以耀浙東吾於此泉之隱久  
復見占之也由是益振厲焉將學成而利見皋羽氏之所



述消長無爽者庸詎不復其故象與吾與二三子姑少俟以驗之

必浴潭思漸瀉以未盛離之姑景解不以靈芝之無野而日其池以爲泉品之極轉非於登嶺甘香昔想論然及此乎此眼寧暫爲然密林幽草間不計自致資然觀衆之狂曰必歸止而撫其靈育式琳與宋之教興而新其此不豈然出香沐室而凝熱然天香無常且泉泉之凝香也亦未

界雲亭記

薛鼎銘

界雲亭何以名以吾詩之勒此亭者有欲界兩邊邑長畱一片雲之句而紳士遂請而名之也兩邑者何金華與吾所宰之浦江也浦邑雖彈丸界連四府七縣其西南境毗連同屬之金華縣以太陽嶺絕頂爲界其處舊有金浦寺爲其兼金浦二邑地而基之也寺之旁有路路之旁有亭從未繫以名名之自今始金華山少於浦修眉嬋娟若斷若連北至嶺而諸峯相迎合屹然一關鍵洵天設之險也嶺高數十丈磴道盤空廣容一軌長十里登陟間但見奇峯怪石古



清江集卷之十六  
頁  
木蒼藤左右應接不暇而不知已身在白雲中矣立乎嶺之巔以望境之北則重巒疊嶂縈青繚白不可勝狀者皆浦陽地也然雖有濟勝具者至是則憊憊息之所實賴此亭云嗟夫余之行役於此憊斯亭者有年矣此地爲桐廬建德浦江等縣南轅之所經又爲郡城及溫處二府陸行抵省之便道故山雖高而儼爲四達之衢每見畏糧擔囊者以恬以熙未嘗不念

聖天子錫福海內路無宵小之警山無虎豹之暴使往來在衽席間而官斯土者亦得優游俯仰以藏其拙旣以自幸然又竊念少不自揆冀得竭其駑駘稍稍表蓋聞見於世何圖白駒過隙最爾烹鮮猶復治聲寂寞自後聖知轉瞬之間草木同腐是以每當燎火在塗霜濃馬之得滑顧影徘徊淒其欲絕於其亭之新也而書之且爲師之歌曰亭翼然兮山峩峩男兒壯志空蹉跎悠悠萬近聖古白雲在片石塵埃可奈何後之覽者可以悲其志極卽矣陰陽有陰陽卽有淑慝淑慝之分雖天地不能免







德之心必且尊之奉之生事之沒享之而且祠廟以居之  
肖像以圖之凡以仰山之高跋河之廣而使自愧其爲培  
塿與沼沚者亦將畚土增高導流益廣日進而不能已故  
賢哲者時人之師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尊  
嚴之禮不可不講也且夫木同林而良楛別焉石同山而  
頑秀殊焉人同鄉而淳澆異焉此天之所無可如何者也  
然而人心至靈與物之蠢然者殊靈則變變則化故天常  
於一鄉一邑以其間氣所發挺生豪傑於億千萬人之間  
而俾之相形生愧相近生慕油油然聞其風而興起與薰  
其德而善良者無以異此鄉先生之沒而師範乎人者也  
師之則必事之事之則必享之作廟翼翼誰曰不宜先是  
浦立五賢祠元至正十二年達魯花赤廉阿年八哈建以  
祠孝子陳公助教節愍二梅公及忠惠王公待制柳公今  
毀不復存矣余方從事重修邑志綜覽前修或補或續又  
得八人各繫以贊總之凡十有三人勸其子孫族姓建合  
祠於文廟之西南偏衆皆踴躍並各捐貲置產爲祭祀  
歲修永久計工竣題其祠額曰十三賢祠夫余之所以樂  
有此舉者非於邑之中示觀美也又非徒爲望家令族美  
其前人以誇耀之也賢之者師之云爾繼自今邑有諱於  
室闕於牆者盍師陳鄭之孝友有見義不爲臨難苟免者



盡師二梅之忠節有為逃世絕俗潔身以亂大倫者當師  
 倪石陵方景山戴叔能之流離瑣尾一飯不忘其有事君  
 無義進退無禮苟合取容者當師王忠惠張伯啓之立朝  
 審諤為郡廉平他若雕飾詞章言不顧行則如柳道傳吳  
 立夫宋潛溪之沈潛理學師之非徒以其文也又若惑溺  
 異端敗常亂俗則如張孟兼之攘斥緇流師之足以正其  
 學也嗟乎此十餘君子立德立言立功類皆不世出之人  
 為通都大邑踰州連郡之所不可兼得而一萃於葑爾邦  
 何其盛歟以鼎銘之誦其詩讀其書低徊嚮慕之已久一  
 且親履其地率都人士而拜於堂宇之間又何其幸也詩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師吾師其在於茲豈獨為邑人

詔勉哉顧如余之謏材薄德忝為民宰譬猶曰舍老翁腹  
 無一物不能自課其子若弟於是具書幣以延宿學之士  
 日坐皋比而訓之揚揚然號於人曰吾家得名師某無慮  
 子弟之不才矣然則師道立而善人多自今不大有望於  
 浦之人士乎哉

之功不獨崇廟食之典已也嗣經風雨剝蝕官署  
 門廡之舊而僅葺以短垣規模未稱歲心未余日  
 岑溪人

觀蒙



孟師二梅之忠節有為世絕俗潔身以亂大倫者當師  
 倪石陵方景山戴叔能之流離瑣尾一飯不忘其有事君  
 無義進退無禮苟合取容者當師王忠惠張伯唐之立朝  
 審謂為郡廉平他若雕飾詞章言不顧行則如柳道傳其  
 師之人士乎哉

日坐皋山而臨之則慨然想其人曰吾家幹公祠於此  
 燕一昨不謂自爾其子若孫領飲具皆帶以政官也  
 臨城姑蘇破余之馮林藪謝添為吳宰曾餘曰今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相吾相其

重修節孝祠記

國朝 吳鳳來 邑人

邑之迎春門外不數十武為東嶺嶺之北有節孝祠  
 國朝雍正丁未年前令秦侯文超奉文勅建以祀歷代苦  
 節幽貞諸列女凡寢室門廊廡各三楹前樹坊表自  
 宋迄今得若干人為粟主置位其中於春秋二仲上  
 丁日有司致祭蓋藉以激勸後人為維風俗美教化  
 之助不獨崇廟食之典已也嗣經風雨剝蝕當事撤  
 門廡之舊而僅蔽以短垣規模殊未稱歲乙未余自  
 岑溪入

觀蒙



恩出牧西隆得假歸省因先大母金太孺人於乾隆戊辰年奉文入祠遂肅拜祠下竊見梁桷傾侈頽敝弗治盡然傷之乃請於邑令薛侯葺塘曰邑有節孝祠非爲報已往實以勵將來也今者蟻蠹肆害不足以揭虔妥靈曷謀葺治之乎願擇能事者肩之侯曰此子志也業捐俸爲倡而未有佐者余遂出百金以助邑紳士好義者亦次第襄焉乃屬明經洪君仲大文學趙君文林董其役涓吉鳩工選材程料悉革其舊越明年工旣竣郵寄顛末於余而屬余記之余觀志乘所載貞節事如嚴霜烈日其持守卓卓恆不在烈士夫下故宗族鄉黨口之不置死後猶凜凜有生氣焉祠而祀之宜也侯之是舉不特可以肅觀瞻修祀事且上以體

聖朝創制之淵衷俾苦節幽貞諸列女雖死弗死異日河潤千里由一邑而使羣天下之女子凜如烈丈夫者由此基也此固維持人道之大端庸不可無述以示來者其工經始於乙未孟冬落成於丙申仲夏重建正廳三楹大門三楹制如其初是役也侯紉之余與諸紳士繼之而荆穢剝朽以底於成者繄洪君趙君是賴例得並書焉侯諱鼎銘字象山葺塘其號也上



海名進士興廢舉墜循聲茂著云 山草其類也

諸士數之而歸歸以以氣他者深矣其類也

立風三蘇六四三蘇其時發也到縣之徐典

來其其正蘇故也子未孟冬其類也而更重

由到基出北國雖計人難之夫誠漸不在無費以

臨千里山一甚而與天可去文年其成然其夫

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

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

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

浦江縣志卷之十六終 文化甲子

文化甲子

